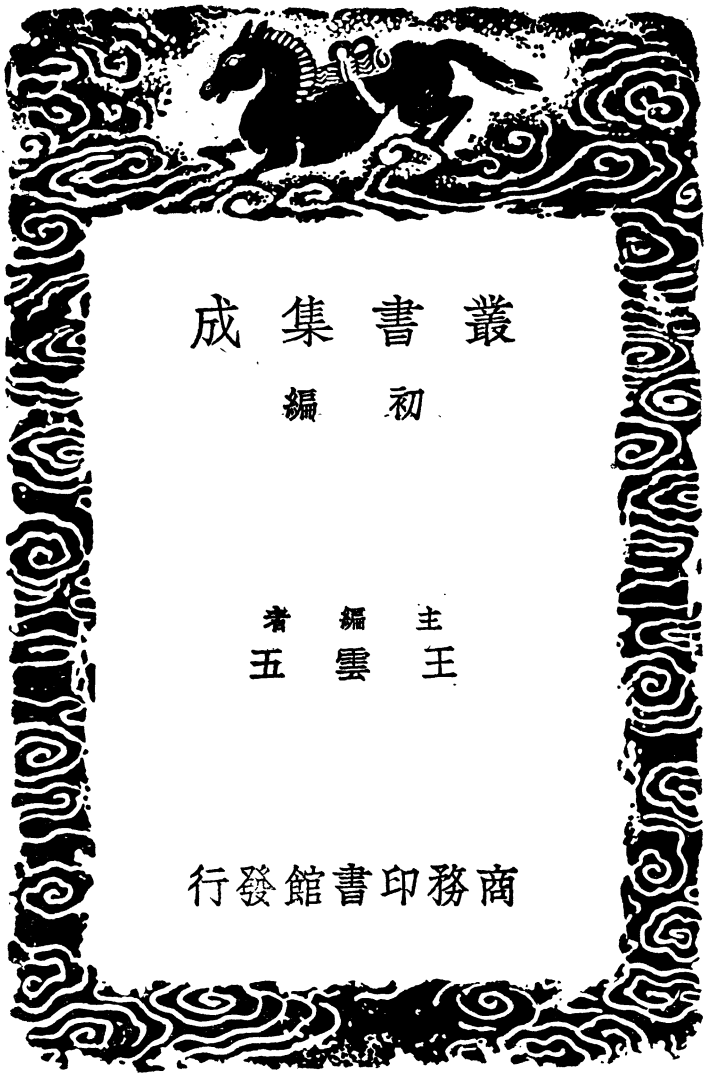
尚書精義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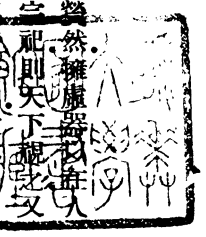
尚書精義

（五）

黃　倫撰

尚書精義卷二十六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無垢曰。夫行德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者。天子也。暴虐則天下叛之。天下叛之。榮然孤危。寡獨喪其君人之上。豈非獨夫乎。天下叛之矣。不知畏懼。乃大惟作威。以殺戮賢人君子。不修郊社宗祀。則天下視之。又甚世之仇敵矣。又曰。德欲廣及。惡欲知幾。故立德者務滋。欲其延蔓不已也。除惡者務絕。欲其剪



絕去也。然則天下之惡。皆萌芽於紂。欲除天下之惡。當除紂一人而已。紂既滅絕。則天下之惡。脈理皆斷矣。脈理斷。善端自然發見焉。

張氏曰。詩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撫我則后之謂也。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此虐我則讎之謂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者。謂之獨夫受。以其孤危寡獨。喪其君人之道也。

呂氏曰。君臣之間。如天尊地卑。自有定分。其所以相與固結者。皆天理自然如此。若其撫則后。虐則讎。如是容易。是君不君。乃反掌之間耳。此蓋未知君臣之禮。須當看古人有爲而言。亦當知武王有爲而舉。武王說天之所以設君者。本不是居九重之尊者。便是后。蓋受天之寄爲天子。以撫養百姓者。始是后。若是縱暴肆虐。失其君道者。是民之讎。蓋天之立君。本是撫育百姓。今失天之職。肆虐于民。便是讎。

又曰大抵廣德滋長則天下之人皆到可到之地位若除惡當就本根上除何故大抵惡豈人之所願爲若不幸而爲汙俗所染人君安可舉世除之除一人則天下之惡自除矣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無垢曰紂爲天下寇讎乃天下所同疾特無有倡之者耳武王一倡則天下皆應之然則武王之倡非私怒也乃天下之怒也孟子識此意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天下皆視紂如寇讎而欲殄殲之則紂之爲人主所謂失其所操持矣　又曰迪進也登成也夫未舉事以前以謀爲主既舉事之後以決爲主故曰老者之智壯者之決武王之謀已無遺策矣今既渡河有進無退正用決之時也故其告如此以爲爾衆士庶幾進於果決必取商紂以成我爲辟之道　又曰賞以進之則人皆知進戮以懲之則人不敢退戰功曰多以多爲勝也功多則賞厚士卒其有自足之心乎不進則有顯戮士卒其有反顧之心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垢曰紂所以暴虐者以昏文王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以明其明如何若日月之照臨明豈有既乎日煜乎晝月煜乎夜晝夜常明想見文王心地無一毫之滓矣晝而思想皆無失念夜而夢寐皆無失路況事至乎前物形於朕其有不灼知其所從來而鑒觀其所往乎　又曰昏爲暴虐故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明爲仁聖故以西土之地而誕受多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是之謂歟以此知明德之尊雖無意於天下而天下當自歸昏德之賤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免爲一獨夫而已　又曰文王仁聖誕受多方則克紂者乃文王積德深仁感動天下之力豈獨武王今日之武哉夫以臣伐君雖以武王伐紂不免於有罪使武王勝紂僅能免文王之罪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有何罪哉詩序以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則伐紂者乃文王之心乎使武王不克紂文王能免罪乎

又曰夫克紂則以文王爲無罪不勝紂則以小子爲無良以善歸親引惡歸己武王用心忠厚如此其肯貪位苟得爲伐紂之舉哉舉天命人心所迫不得不然也

張氏曰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則明之至者莫明乎日月文王有明德而詩人謂之明明在上故于此喻之若日月之照臨也宜矣照以言其明臨以言其高惟其如日月之照臨故遠足以光于四方近足以顯于西土四方外也故言光西土內也故言顯

呂氏曰文王盛德光華如此武王以眇然一身繼其後爲甚難故武王常有不足之心使我克受非我之能乃文王之德無愆文王仰不愧俯不怍故武王得承藉餘休所以能克受若受勝我非文王盛德之不至乃是我無良不能繼文王耳者一段最見武王之心武王奉行天罰以紂爲獨夫自然戰必勝攻必取不知武王讒說了必之一字便不是天心便不是天討武王言自會伐紂便是有我便非無心非無心便非天討武王到此尚把紂來計較勝負見得武王無必予克受非予武見得武王無我此見

得武王與天同心。抑見得武王無必。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無垢曰。合天下蠻夷之師。豈止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哉。此止謂武王西土之衆。腹心之師也。武王爲倡。以率西土。西土爲倡。以率天下。故與武王同心死生者。止在西土爾。其餘輔贊之師。雖盡力于武王。武王不盡責以必死也。此以自厚而不責人之意。至於總誓諸侯與蠻夷曰。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此亦爲之大閑耳。

胡氏曰。乘車既是虎賁。左右必須勇士。豈但有虎賁而無左右哉。百夫長既乘戎車。千夫長必非徒步。何從有車而乘哉。兵車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孔氏惟言步卒。而不數甲士。豈虎賁人猶御一車。而不戰鬬邪。以七十二人步卒計。三百兩之戎車。總二萬一千六百人。不言六百人。而言舉全數。舉全數者。乃自解注文。非釋經也。以舉全數三字。易六百人之三字。於文不暢。豈如言二萬一千六百人哉。

張氏曰。必記戎車虎賁之數者。蓋言明殷商之衆。其會如林。而武王所以勝之。在德不在衆也。易野則以車爲主。險野則以人爲主。戎車卽兵車是也。虎賁卽武勇之士也。詩曰。有力如虎。謂之虎賁者。取其有力而已。

呂氏曰。大抵誓師。有誓于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於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至此而誓。乃是交刃而誓也。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無垢曰。逖。遠也。以溫言勞之曰。遠矣。西土之人。以言其跋涉之勞。征行之苦。使其心悅于上之見知也。

胡氏曰。禮稱人道尚右。戎事尚左。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然而男子尚左。女子尚右。陰陽之義也。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生殺之義也。是則小戴之文。未有定據。老聃之說。獨立元言。豈以一經一句。以爲準哉。白旄者。取其易見也。夫以色之易見者。莫鮮於赤。故朱干朱戶。以章其禮。赤紱赤鳥。以異其數。旄不以赤而以白者。周之車服旌旗器械。皆尚赤。則所麾之旄。必以白。白者。金之正色。甲兵之事。故白於赤而易見者。謂以此也。

張氏曰。鉞所以誅。黃中也。所以爲信。旄所以教。白西也。所以爲義。鉞用黃。誅之必以信。故也。旄用白。教之必以義。故也。武王杖信秉義。足以致其來。曰逖矣西土之人者。敍其情。憫其勞。而勞其來之遠也。

呂氏曰。武王自臨戰。與士卒同其勞苦。以鉞與旄。任地指麾。說道是逖矣西土之人。觀此氣象。至誠惻怛。恁不敢不勉。士卒見此。自然不顧其矢石之勞。忘其霜露之苦。亦皆傾武王之和。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無垢曰。前言逖矣西土之人。此誓武王之師也。今曰。嗟我友邦冢君。此誓諸侯之衆也。今誓至於旅。則

諸侯之官盡在于此矣師氏謂軍中以兵守門者千夫長謂一師之帥也百夫長謂一卒之長也戈、戟也戟柄既長可以言稱矣想武王之時指戟爲戈耳方言干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楯是干楯爲一也此特辨戈、戟、干、楯之名耳至于曰稱曰比曰立此又見行陣之法而威儀之壯也想像稱戈比干立矛之時森嚴縝密其何可犯乎　又曰八國皆蠻夷也文王爲西伯故西南夷來助文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故江漢之夷來助紂爲無道非特諸侯欲伐之雖西南夷江漢夷亦欲伐之矣失人心如此尚欲君天下者乎

張氏曰武王之伐紂六卿莫不具在而特舉司徒、司馬、司空者蓋徒衆之令則聽之司徒軍旅之令則聽之司馬營壘之令則聽之司空此其誓所以特先於三卿也　又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皆西南之酋長也當是之時皆會于牧野之地故舉而誓之此所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者也君子臨事而懼故雖將戰而猶誓之也

呂氏曰武王到臨陣之時不止誓西土之人至于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武王當日來歸者八百國諸侯之衆何獨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亦是史官序事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此言軍威須當辨備各各恁地整頓精神聽我一人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垢曰蓋雞之爲物雄鳴雌哺此常理也使雌代雄鳴乃惡氣所感其家必有不祥事　又曰家以牝

雞司晨。卜不祥。國以婦人專政。卜不祥。將言紂用妲己之言。故引古占卜爲訓。

張氏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異位。則婦人故無預於外事矣。婦人預于外事。鮮不敗亂。是猶牝雞之晨。其徵遂至惟家之索也。

呂氏曰。大抵天地中各自有定位。如君唱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此皆不可易者。至如牝雞司晨。陰陽繆盭。則一家索矣。言天本不曾與紂易位。以紂先自易位。故天亦從而易之。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無垢曰。放黜師保。囚奴正士。焚炙忠良。而惟婦人言是用。此逆天理者也。以牝雞之說卜之。國之將亡也必矣。家生敗子。則有牝雞之晨。國出亂君。則惟婦言是用。此皆不祥之兆矣。又曰。肆、陳也。答、報也。祭有祈焉。有報焉。載芟春祈社稷之詩。良耜秋報社稷之詩。以至蜡之祭。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此皆報之之謂也。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使人神皆不得其所。郊天祭地。四時享廟。皆人道之常也。紂以昏故棄其陳祀。不敬天地鬼神。非特不敬而已。凡當報答之祭。亦皆棄之。又曰。紂惟婦言是用。無往不昏。同王父同母昆弟。人之所愛敬也。今皆棄而遺之。不知待以昆弟之道。是不復知有骨肉矣。此豈人理也哉。夫不敬天地鬼神。不知有王父母昆弟。安得有吉祥事乎。

呂氏曰。所謂尊有常尊。紂昏棄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所謂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不迪。是不能親其常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無垢曰。暴虐百姓。姦宄商邑。正紂之心。亦四方多罪逋逃之心。有此心而又有此才。此紂所以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也。言暴虐。則有殘民害物之事。言姦宄。則有蹤跡詭祕之事。多罪逋逃有此才。而紂能使之。可謂同惡相濟矣。天將亡商。故生紂。又生多罪逋逃。以破壞殘滅之。傷哉。

張氏曰。夫惟幽不能欽神。明不能愛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者。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則所與同于厥邦者。皆羞刑暴德之人。所與同于厥政者。皆庶習逸德之人。如是則紂孰與爲善哉。是崇者。尊其道也。是長者。長其惡也。是信者。信其言也。是使者。用其力也。是崇是長。則以爲卿士而承之者也。是信是使。則以爲大夫而庸之者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無垢曰。夫不過六步七步。乃一休止而整齊焉。亦可謂深密矣。休止以養其力。整齊以警其慢。稱夫子以壯其志。稱勖哉以警其慢。擊刺之法。小進則四五。大進則六七。又休止而整齊之。夫當其交戰之時。而其法乃森密如此。況其平居乎。行陣之內。其法乃森密如此。況其大禮乎。誰得而乘其便。而伺其怠邪。

又曰。上先稱夫子。後言勖哉。自此以後。皆先稱勖哉。後言夫子。大抵兵事以警備爲體也。桓桓武

貔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此桓桓貌也。夫此四獸搏物也。其作威、其猛厲、爲如何哉。使將士之武。如此四獸。亦何可當也。又曰。克奔歸我者。弗迓擊之。第使之聽役于西土之衆而已。夫西土之衆。腹心之衆也。彼奔歸我者。安知非姦人刺客。乃遽處之腹心之內。兵事貴嚴。如此何也。此武王、太公、所以處商人也。昔銅馬降光武。光武遽入其營。銅馬之衆曰。蕭王以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使紂之人爲腹心之衆。其安反側也可知矣。武王之舉誅其君而弔其民。民之望武王。如大旱之望雲霓也。上下之心如此。復何疑之有哉。

東坡曰。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張氏曰。用兵行師之道。其坐作進退。莫不有法。其攻殺擊刺。莫不有制。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者。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使之不敢過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者。告之以攻殺擊刺之制。使不敢踰也。

蕭氏曰。先王之使人也。始勉之以所慕。終肅之以所畏。然後人有所勸懲。而功成焉。泰誓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始勉之者也。下篇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自所勉而肅之也。至此維曰。弗勖有戮者。終於肅之而已。

呂氏曰。當舜之時。但只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至啓有扈。啓自度不如禹。於法之外。又添予則孥戮汝。孥戮卻不是盡殺其妻孥。但言累及妻孥。至湯伐桀。去啓未遠。亦未能便變得此法。亦說予則孥戮汝。

至武王伐紂。卻說其于爾躬有戮。到此又看得聖人。雖到世變風移。又自能厚其已薄之俗。於數千百年之下。又不是湯不如武王。到武王之時。上承太王、王季、文王。許多人積累之德。民心薰蒸之久。啓既開此門。武王到此。因而又與閉了此門。

尙書精義卷二十七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氏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尙在其功未成成功在于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

鄭氏曰著武道至此而成。

無垢曰惟一月壬辰至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敍往伐之事也自乃偃武修文至示天下弗服此敍歸獸之事也自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此敍識其政事之實也夫政事卽殷家之政事耳武王特順民心而復之以慰天下之心商紂廢殷家政事以失天下故武王復殷家政事以慰天下以此見前聖後聖之心歸於大公至正不以一毫私意紊亂其間也。

又曰武成之義以謂武至此而成不更用也夫武王所以起兵者爲何事哉爲誅紂耳紂旣已誅武功已成矣復安用武哉。

呂氏曰武成一篇所以總序武王伐商終始之規模孔子序書撮其大綱此終始之規模皆見於序也往伐歸獸所謂歸馬放牛是也識其政事所謂列爵分土建官是也大抵取天下之規模與定天下之規模無異後世之君固有恃勢力而取天下者天下平定之後所謂定天下之規模蔑然無聞往往不

知創業爲可繼之道。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無垢曰一月商之十二月周之正月也。

東坡曰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孔氏曰哉始也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

無垢曰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也王來自伐商至於豐欲行周家之政事也生魄謂月十六日則生明謂月三日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蓋朔是死魄二日爲旁死魄已有生明之意矣三日則生明而死魄矣武王正月二日至商至四月三日功成而歸也四月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

庶邦冢君暨百工聽命于武王也
張氏曰殖正朔受爵服與之正始而已以明革商命而爲周於此乎始也
呂氏曰十六明滅魄生之日天子諸侯百官皆洗心滌慮以聽新天子之號令先是武王受命於上後是百官受命于武王乃告之以祖宗功德之盛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無垢曰嗚呼不祥之器豈可常玩弄哉武王聖人知此舉之不可再也故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天下以不可復用之意而修禮樂庠序之事納天下於中和之中爲國家長久無窮之計其過人也遠矣
東坡曰華山之陽有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放牛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且用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尚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智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慙德令諸侯曰懍懍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慙德也秦漢惟不如此故始皇不及二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皆不偃武之過也

張氏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此所以貴於偃武。馬上得之。而不可以馬上治。此所以貴於修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偃武之謂也。敦尚儒術。講明禮義。修文之謂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蓋昔之戰也。馬牛有所服乘。今則馬歸華山。牛放桃林。因其土地所宜而牧之者也。

呂氏曰。武王之用兵。以應天順人。不得已而用之。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大抵聖人舉事。兵起於人。而不起於我。故武王所以伐紂而用兵。起於紂而不起於武王。紂滅而兵自偃。何至於再用乎。後世兵端起於自己。而不起於人。爭城而戰。爭地而戰。至雖得天下以後。方且好大喜功。而不肯止。如唐太宗既定天下之後。猶有高麗突厥之舉。看得武王天下已定。不用兵時。方見得兵起于紂。而不起於武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無垢曰。孔穎達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乙丑朔。則丁未是十九日也。月三日至于豐。至十九日而告廟也。夫邦甸侯衞。與武王等爲諸侯。今一旦躬就臣子之位。大小奔走。執豆籩于周廟。何以使之如此服從哉。豈威刑之足懼乎。智術之足高乎。曰威刑智術。可以服其形。而不可以服其心。諸侯之心服。則以武王之舉無一毫私心。與天下同其心耳。行天下之同心。此天下所以心服也。越三日。此四月二十二日也。既祭祖廟。乃郊天望祭也。大告武成。以言伐紂之功已成。乃復命于天也。以此知武王之舉。豈私意哉。天之意也。使有私意。其見祖宗時。見上帝時。見山川時。能不愧於心乎。

呂氏曰武王既定天下假武修文告功於宗祖廟見得武王伐紂以仁易暴不負祖宗之所付託紂滅已後不自有其功盡歸之於祖宗正如舜巡狩以後歸格于藝祖春秋之時尚有告至之禮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亦與武王同此一意也先告祖廟又三日庚戌之日方燔柴於天地山川夫武王躬行天討乃天地山川之本意既有責於我我之伐紂動合天理功成之後乃告于天地山川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無垢曰王迹基於太王王家勤於王季王功成于文王夫其成也豈偶然哉此天命也天命不可見第見天下賢者歸之是天命之所歸也文王修德於几席間而坐受天下賢者之來是大膺天命也賢者之來豈以爲美觀哉將以共取塗炭之民付之安平之地耳　又曰文王受命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敗耆又明年伐黎又明年伐崇且勢力如此大邦安得不畏篤仁敬老慈少其行德如此小邦安得不懷然文王之心第知修德而已非計校謀畫曰大邦當以力服小邦當以德懷如此則是霸者之學管、樂、申、商之術也然則如之何大邦以力服人而文王不可以力加小邦以德望人而文王足以慰其望　又曰文王以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故稱元年至九年而崩故曰未集其曰大統是言文王之心不止於三分天下有其二矣曰稱王稱元年此天下之心也稱大統稱未集此武王之言也

又曰使紂悔過武王成文王之志當如之何曰率天下諸侯以就臣子之位此承文王之志也以紂之不改天下之心不可遏上天之命不可忽也故有渡河之舉以繼大統之志焉事至大統亦不得已焉耳武王豈以天下爲榮哉學者當以聖人觀武王不當以凡俗之心觀武王也史曰成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其懷來得四海之心

于寶曰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市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

張氏曰周之王功肇基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而其成之也實在於文王而已是故民附歌於靈臺官人詠於棫樸大明言其明德皇矣言其修德其終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其克成厥勳可知矣大邦畏則義足以制其彊小邦懷則仁足以綏其弱力之所制者外也故使之畏德之所綏者內也故使之懷

四方無拂。此大邦之所以畏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小邦之所以懷也。不先有以制大邦。則小爲大所吞。雖欲懷小邦難矣。故先言大邦畏而後言小邦懷也。

呂氏曰。大畏其力。則德在其中。大則見文王之所以盛。小懷其德。則是強之制弱。形勢如此。不見文王之大。方見文王之德。須去大上識得文王之力。文王地止百里。甲兵尤不多。大邦畏者。不是畏文王之力。所以畏者。畏文王之德威而已。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無垢曰。武王伐商。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者。言今日之伐。非爲一己之私。以致天地山川之意也。有道者之曾孫。能不墜故家所傳。固可以正無道者之罪矣。

張氏曰。對皇祖而言之。則謂之曾孫。稱周王而曰有道曾孫者。以明周之有道。非一日也。

呂氏曰。鋪陳商紂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蓋武王與天地神明同一理。高明在上則曰天。厚載無疆則曰地。融結則曰山。流通則曰川。聰明時乂則曰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爲賓主。相爲酬酢。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一句。亦見武王不敢自居之意。皆歸于祖宗。故自說爲有道。而已承祖宗之意。將有大正於商。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無垢曰。帝王天地神明萬物之主。主爲有道。則天地幽明。山川草木禽獸魚鼈。皆得其所。一或無道。則

山川草木鳥獸魚鼈有至于暴殄而不得其性矣四海萬方含齒戴髮有至於害虐而亦不得其性矣又曰爲天下君而藏亡匿姦其亦可怪也已昔唐莊宗有天下而好與優人爲伍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優名謂之李天下諸優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疾莫敢出氣蓋莊宗下俚之性與優人合也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其亦性與天下凶惡罪人合也

呂氏曰人主當輔相於天代天作子凡上天所生之物皆養育之凡上天所生之民皆愛惠之今紂失其職反養育爲暴殄易愛惠爲害虐其他常人暴殄害虐猶可恕紂受天之責爲天下去暴殄害虐之事而紂反蹈之正所謂監主自盜紂負天下之罪不亦深乎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無垢曰仁人之心卽上帝之心天下大亂非仁人其誰救之於大亂時而有仁人此卽天將已天下之亂也然則武王獲仁人卽是獲上帝也以仁人遏亂人之謀又何難乎略謀也明主自有明主之略亂主自有亂主之略遏亂主之略而以仁人是以治易亂也秦之亂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以遏之隋之亂唐高祖入關不戮一人以遏之孟子曰如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信哉然則獲仁人以遏亂略豈非祇承上帝乎

張氏曰當是時也天下歸周者衆內而華夏外而蠻貊莫不相率爲我所使則其得人心可知矣觀牧誓之友邦冢君與千夫長百夫長則華夏之率俾可知矣其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蠻貊之率俾

可知矣。恭天成命者。謂其伐紂之命也。終于無虧謂之成。天命文王作周于始。命武王繼伐于終。此成命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無垢曰。武王東征。豈以富有天下爲心哉。安此萬民而已。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惟武王之心。心在安民。誠諸中。形諸外。此所以致士女之有玄黃之迎也。夫士女之心。豈可以智力收之哉。今民心如此。欲識王者之道。昭昭然可見矣。又曰。古人求天於民。而後人求天於天。求天於天。則人事不修。或至於亂。求天於民。則以德撫民。以謂民心歸人。是天歸之也。今士女篚厥玄黃。以迎武王。則天休震動。可卽民心而見之矣。民心歸周。是天附我大邑周也。又曰。天地山川之神。惟德是與。武王將爲民除害。民安。則天地山川安矣。使武王之舉不濟。則神亦可羞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無垢曰。考武王一月壬辰。步自周。于征伐商。而戊午師逾孟津。是正月三日離周。至二十八日至孟津。凡十五日。自周至孟津一千里。以日計之。是日行四十里也。自孟津至商郊三百里。戊午逾孟津。癸亥至商郊。是日行八十里也。向何其緩。今何其速也。蓋自周至孟津。此正兵也。渡孟津至商郊。此奇計也。

然而俟天休命。以師行而雨也。冒雨而行師。俟霽而征伐。此俟天休命也。說者謂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休命之意。或出於此。

蕭氏曰。俟天休命。俟戰也。戰則勝。勝則見天休命。

陳氏曰。武王之聖。其以甲子日興而紂以甲子日亡。必有前知之祥。以其日而告武王者矣。武王由河朔。經朝歌。歷六日而行四百里。蓋將以赴甲子之休命。不敢緩也。且其於甲子之前期。陳師以俟之。所謂見乎夢卜協于休祥是也。

呂氏曰。戊午師逾孟津。正前所謂一日戊午。師渡孟津。要看武王雖兵到商郊。已是成列了。若先動時。乃是武王自動。非天之動。所以俟之者。當動而動。便是俟天休命也。至於甲子。紂率其旅若林。此乃武王當動之時也。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無垢曰。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是紂親征也。其來如林。豈民之心哉。刑誅驅之耳。其旅若林。而罔有敵于我師者。是商之民心。日後武王之來伐。今乃得其所欲也。不然。視商王如父母。視周師如仇讎。有進無退。有死無生。如林之師。何可當哉。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一日之間。商民盡變爲周民。商師盡變爲周師。協心同力。意欲攻紂。以快平昔之憤怒。攻于後以北。意蓋在此。嗚呼。民亦可畏哉。平時紂尊如天。民卑如地。豈謂一朝之變。民心遽至於此。夫紂失民心。非放於牧野時也。當其沉酗肆暴。焚炙忠

良。賊虐諫輔。天下之心。已去久矣。特因牧野以發泄之耳。爲人君者。其可挾持有天下。而不知畏哉。

顧氏曰。夫書猶史也。有辭有實。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者。謂之實。血流漂杵者。謂之辭也。

黃敏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者。不仁之黨。自殺者也。豈非至不仁者之明且驗也哉。武王之兵不戰而勝。故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但一服戎衣。不戰而天下大定明矣。

張氏曰。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者。言王師之不勞。而可以致天下於安靜。孟子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亦以此矣。

呂氏曰。若林之衆非不多。蓋紂之所多者。虛名而已。武之兵未到時。商衆且虛名。相逐於行列之間。武王兵既到。斯民皆見其父母。是以罔有敵于我師。若林之旅。皆倒戈攻後者何故。蓋斯民無有不怨紂。所與紂親者。皆四方多罪逋人。平日害虐良民者。民至此。自然倒戈殺之。血流漂杵。言其戰之大也。戎衣一著。天下如何便會大定。蓋當紂時。商人多自殺。武王兵竟不動。渠魁既殲。自然大定。嘗觀孟子。謂至仁伐不仁。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以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蓋有說也。孟子所以不信其言者。甚嚴。蓋戰國之時。殺人盈地。孟子蓋欲杜絕其言。培養生意。不得不發爲之說。恐當此時。藉此恣殺人也。

尚書精義卷二十八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無垢曰。紂反先王之政。而天下亂。武王反紂之政。而天下治。反紂之政。豈用武王私意哉。由商之舊政耳。商之舊政。民心在焉。政一由舊。則民心歸矣。又曰。紂以箕子爲有罪而囚之。以比干爲有罪而殺之。又以商容爲有罪而絀之。夫此三人者。商民之所歸心也。紂乃囚之、殺之、絀之。則民心去矣。今武王一入商邑。解釋箕子之囚。增封比干之墓。式敬商容之閭。民心歡欣。當如何哉。皆知武王之心。與民同心矣。武王知民心在此。其入商邑。未及一話一言。首爲此舉。而民皆悅之。八百年基業。自此立矣。於乎盛哉。

老泉曰。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天下大義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

東坡曰。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之惡。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

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喻。安行而自得也。

張氏曰。繼治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武王之伐紂。則繼亂世而已。故反商紂之惡政。而政由舊也。如湯之伐桀。所謂纘乃舊服同義。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所以禮君子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所以恤小民也。大賚于四海。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武王於建萬國親諸侯。而大封之。將以與之共治也。惟其如此。此萬姓之所以悅服。

呂氏曰。武王與成湯。合德同心。紂之所以亡者。緣其盡變舊政。武王伐之。豈有他哉。欲盡還天下之舊。使天下再見湯、太甲、六七賢君也。聖人同心同道如此。箕子賢人也。前日囚之。吾今日則釋之。比干亦賢人也。前日殺之。吾今日則封之。商容亦賢人也。前日貶之。吾今日則式而禮之。此都是天地重開。日月還明之氣象也。紂之利己不利人。不知天之生財生粟。本欲要養天下之人。是人人有分也。下之供上。如九賦九貢。固自有常數也。紂欲斂天下之財粟。而爲己有。聚之於鹿臺、鉅橋。奪天生養民之具。自歸於己。是以聚天下之怨。武王一發散之。解其前之怨。還他合當有分之物。萬姓自然悅服。後世以私心看武王。乃謂武王收天下之心。以紂斂天下之怨。使武王欲收天下之心。是亦一紂也。武王豈有此意哉。武王循天理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胡氏曰。列爵惟五者。孟子謂五等。附庸在其間也。其列爵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分土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故其制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異乎商之制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此列爵惟五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分土惟三也。周官言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制與此不同者。蓋武成、孟子、王制。言其封之實。而周官之制。兼附庸而言之。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以德異爵。此公、侯、伯、子、男、所以別之以五也。以功異土。此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分之爲三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無垢曰。建官非賢。其何以成。朝廷治事。非能其何以濟度庶物乎。官若公孤之屬。非大有德行。不可以居此位。事若六卿之屬。非大有才智。亦不可以居此位。然則德者責以才智乎。才智其有德行乎。曰是何言也。公孤位重。才智惟不足道爾。六卿羣司之長。使無德行。亦豈能在朝廷。第公孤以德行爲任。故稱賢。六卿以才智爲大。故稱能。武王新得天下。豈容有無德無才者居公卿之位乎。此可以意會也。民者邦之本。五教者人之大倫。食者民之天。喪者人之送終。祭者人之報本。此五事者。皆有天下者之所當尊敬也。重然諾者。其言可法。故當厚待之。悼者厚待之也。謹履踐者。其行可師。故當顯揚之。明者顯揚之也。德爲天下所尊。故當崇。功之在人。有不可忘者。故當報。此皆百王之所同。于聖人之所傳也。豈爲過分也哉。夫使人主厚待然諾之人。顯揚踐履之士。尊德行而報功勞。此豈非太平之主乎。武王一

得天下。其所施爲皆當人心。嗚呼盛哉。又曰。謂垂拱而天下治何也。天下之理。順而行之。則其心初無爲。其興廢。其興廢一於理而已矣。夫武王之伐商。豈於天地之外。有一毫私心哉。商自當伐。紂自當死。箕子自當釋。比干自當封。商容自當式。鹿臺自當散。鉅橋自當發。四海自當賚。諸侯自當受命。廟自當祀。天自當郊。武自當偃。文自當修。以至信自當惇。義自當明。德自當崇。功自當報。此天理也。武王垂衣拱手。坐觀衆理而行之。豈有一毫私心以爲之哉。

呂氏曰。建官位事。在內之政。官不賢不可居其官。所以天工人其代之。須與天相似。便是賢位事各隨其能。重民五教。王者之事。不過教養而已。重之者非強使之。重五教於食喪祭之中。非食喪祭之外。別有五教而已。所謂衣食足然後知禮節。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武王各因其所當然。有信則惇之。有義則明之。德則崇。功則報。萬物各得其所。自然垂拱無爲。而天下治。與舜優游南面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太平無異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無垢曰。洪、大也。範、法也。言九疇乃自有天地以來。天地之大法。不可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範。法則入範則出。猶植之在範。以一而生無窮之物也。九疇造化天下。豈有紀極哉。

東坡曰。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箕子之德。武王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今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往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爲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

也箕子之道德賢於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

楊氏曰且殺受立武庚無預於作洪範若曰武王勝商以箕子歸作洪範斯亦可矣然仲尼敍洪範必載殺受立武庚於其間者著武王周公之失也夫立商之後者非若居常繼世以立諸侯然使之開國以奉商世先王之祀非爲紂一人而已豈得知箕子之賢訪之以洪範而不立之俾奉商祀而立其殺者不肖之子俾爲二王後茲非失乎至成王時武庚果作叛卒至於動兵勞衆而僅克誅之則武王周公作事謀始之失不亦著矣哉

張氏曰道散而爲陰陽陰陽散而爲五行五行散而爲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出於機入於機有待也而生有待也而死物之所聽者命命者命於此而已物之所道者道道者道於此而已六合爲大矣未離其內秋毫爲細矣待之成體此五行之所莫適而爲大矣洪範之所謂洪者指五行而言之也是故合之則爲洪圍之則爲範範雖未離乎形而有形者之所自出此所謂洪範　又曰紂爲無道殺之義也立武庚以爲之後仁而有禮也惟其勝殷殺受而又爲立武庚以繼其後則武王之所遇商者可謂盡其道矣苟爲不然則箕子孰肯歸周而爲之陳洪範

呂氏曰武王殺受乃是應天順人爲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只是區區一箇奴囚以他歸作洪範

自與上畔輕重不同。如何卻將來對說。以迹而論。固有是間。然以理而論。武王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以箕子歸。又欲傳天下之大法。都無輕重。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孔氏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自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對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

無垢曰。此篇箕子自具問答之由。目之曰洪範。非周史所作也。何以言之。商曰祀。周曰年。如泰誓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稱年而不稱祀。今曰惟十有三祀。稱祀而不稱年。于以見不忘於殷之意。不臣於周之心也。周之史官。不敢沒其意者。以箕子之心。天地鬼神。知之舊矣。豈可沒也。以箕子歸。未聞箕子朝武王。而首云王訪于箕子。則武王寬大之德。遂其不臣于周。不忘于殷之節。亦可以見武王矣。然而箕子作洪範。首書此者。以名節之不可失也。

上官公裕曰。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載言王事之有成。歲言陽步之有終。祀者。記其祭之周。年者。計其穀之稔。帝道運而不息。是以稱載。夏道遵時。故稱歲焉。商道尊神。故稱祀焉。周道尊穀。故稱

年焉。洪範周書也。而曰十有三祀者。蓋主箕子而言。以是猶禹貢記堯之時事。則稱十有三載。多方諸商之餘民。則稱五祀也。又曰。方周之興。賢人衆多。而武王乃訪洪範于箕子。豈以箕子爲獨賢哉。亦其權而已矣。夫紂之亡。以不用箕子之言。而箕子之設心。豈忍幸君之亡。以逞吾私憤哉。亦必有憫恒之心焉。故嘗曰。商今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其一於事商。而不以存亡貳其心者也。武王入商。釋其囚而收之。故曰。以箕子歸。以此見箕子不貳於周也。時武王收之而與歸耳。然則箕子之心。豈能無愧乎。故武王因而訪之。所以釋其心之愧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孔氏曰。騭、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

無垢曰。騭、升也。天陰升下民。而不顯示其符。不如是則神怪民惑。而奸人得志矣。人君代天造化者也。相協厥居者。乃人君之職。相、助也。協、和也。居其所稟常性也。天以五行陰升之。人君以五事至福極助和之。則天爲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之說矣。夫惟助和其性。當有常理次敘。而武王未之學焉。此所以下訪而問也。

張氏曰。道散而爲五行。五行之在天地之間也。一始一終。而終始有不可窮之彝。一先一後。而先後有不可亂之倫。是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新故相仍。往來相繼。此其彝之不可窮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其倫之不可亂也。因其不可窮也。故推之使通。因其不可亂也。故辨之使治。此彝倫之所以得其敍者天也。敍之者人也。武王欲知其彝倫攸敍。所以道箕子而使之言也。陳氏曰。隲升也。天降格于民。民升達于天。使其性命之理。陰有以相通也。天之使是民相通其道。蓋將以助民而協其居。所謂助民而協其居者。資之以生生之道也。水、火、土、金、木、自昔而用矣。九疇自是而起矣。武王言。我不知其常倫之所敍。是咨之以九疇之次序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

無垢曰。五行在天。不能無偏勝。故其在人。不能爲全德。賴聖人輔相調和之。如何耳。堯時洪水爲害。是五行中水偏勝也。輔相調和之。當以常理。水之常理。趨下爲理。鯀不知此理也。乃出私智以湮塞之。使水失趨下之理。然則輔相調和之道安在哉。夫五行一物失性。則五行顛倒。蓋五物相資以生者也。如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失其情。則生理亂矣。木、火、土、金安得不亂乎。上帝以五行造化萬物。而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使造化之權不行。安得不震怒乎。夫識萬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者。乃能知九疇之理。鯀方命圮族。不循常理。豈受九疇之資乎。不與洪範九疇。而常理皆壞。不足怪也。

又曰鯀之殛乃舜也而曰帝乃震怒又曰鯀則殛死以此知舜之心卽上帝之心舜之殛鯀乃上帝殛鯀也則有天下者其操賞罰可以私喜怒而亂天道乎吁可懼也鯀死而禹興大舜何心哉上帝亦何心哉禹之爲人也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是循常理以行也其治水也行其所無事因水自然之性而開導之是循水之常理而行也九疇天下之常理而已矣惟循常理之人而後可以授造化常理之柄此天所以錫禹洪範九疇而常理一皆有敍也

劉正叟曰謹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之說在羲皇作易之先也圖書其備天理之數乎何以知之觀仲尼大衍則可知當時圖書之旨也是則洛書之出非禹之時也前乎禹則爲堯也堯之治天下而任九子各主其一九疇之數九子之職也至于農用八政司空司徒之官唐虞已設之矣協用五紀羲和氏已正之矣此則非俟禹受洛書之後而後設其官其道素行也蓋伏羲而降洛書止存其數爾聖聖相師觀其旨義明其體用達其事變意授而心傳之以治天下不俟其辭故未著於典墳也禹則敍而陳之究極天下之故畀法萬世與天地同其覆載也

富鄭公曰或曰命爲一人之私既聞之矣敢問教爲天下之公何謂也曰五福六極不能獨爲教通九疇而用之然後福與極著於民矣敢問何謂也在昔帝不畀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彝倫者九疇也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人乂三德以適變明稽疑以有爲念庶徵以調氣彝倫攸敍是謂治世至治之世五福被於民

彝倫攸斁。是謂至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　又曰。或曰。敢問彝倫攸斁。則六極如何傷於民也。曰。王者不謹五事。則五常失其道。五行失其性。五星失其度。四時失其平。五聲失其和。五色失其正。五味失其常。故政墮焉。農失業則食不足。商失業則貨不通。祀失時則神不享。司空失職則土地曠。司徒失職則政教衰。司寇失職則刑罰濫。賓失儀則禮壞。師不練則威創。五紀亂則政令差。皇極傾則王路塞。三德乖則治道廢。稽疑逆則衆心異。夫然。故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忠信廉遜之道消。纖巧詐僞之風扇。盜賊起而刑莫制。戎夷動而兵莫加。故咎作焉。咎徵者。悖五事之應也。

蕭氏曰。水爲五行之本。陞之則失其故常。而五行亦汩矣。五行爲九疇之首。洎陳之。則亂其所以範圍之道。而九疇亦敗矣。違天者天所不祐。故曰震怒不畀。天之常理。未嘗失也。由人之所敗。故曰攸斁。

張氏曰。夫彝倫之斁。天之道也。因其斁而斁之者。人而已。聖人因其彝倫之有斁。於是裁成之以道。輔相之以宜。使五者各得自然之敍也。是故能敍之以相天。則天之所畀。不能斁之以逆天。則帝之所怒。

又曰。夫道立於一。成於三。變於九。至於九也。復變於一。終則有始之謂也。此洪範之疇所以有九。

呂氏曰。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豈可不知其彝倫所斁。須當訪問箕子。然武王非是眞箇不知。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文、武。武王所以謂我不知其彝倫攸斁者。武王灼然見得聖學無窮處。看王乃言曰。又看箕子乃言曰。此兩句。看得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皇極九疇雖未說出。也自見得了。洪水之方害。須是去疏通他。鯀卻去堙塞了。鯀只

是堙塞其水。卻謂汨陳其五行。水只是五行中之一。何故四行都堙沒。此便見五行一源之理。

初一曰五行。

無垢曰。初一曰五行。以言五行於天地間。最爲初始也。夫天以五行造化萬物。而人爲五行之秀氣。故爲萬物之最靈。民得其所。則五行順序。一夫不得其所。則五行以爲之變動。故善治五行者。專會教育斯民。使得其所。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以在天則五星循軌。在地則六府允治。

富氏曰。或問九疇。自五事而下。皆曰用。惟五行不言用。何謂也。曰洪範五行之數、之性、之味、之臭、之聲、之色、之物。蓋天地之五行。非人之日用者。故不曰用焉。曰五事而下。皆人君所用之道。用之得失。皆通於五行者。因其數。明其性。成其氣。辨其味。有其臭。著其聲。彰其色。爲其物。各以類而推之。故五行繫九疇之首。爲政教之源矣。

上官氏曰。初者氣之始。而未離乎形也。一者萬之總。而未離乎數也。先天地而無始。極方來而無終。其博也。數之所不能窮。其微也。數之所不能分者道也。道無終始。則不可以言初。道無多寡。則不可以言一。及其散而播於四時之間也。五行而已矣。

張氏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未形。物以生之謂惠。是故有太初。然後各有初。有太一。然後各有一。初者氣之始也。一者形之兆也。五行萬物之所資。莫之或先。故初一曰五行。此五者。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是以謂之行。雖然。九疇之言。五事八政皆曰用。於五行獨不言用者。蓋五行出於道

也。其先後有自然之倫。其始終有自然之彝。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其可以用言之哉。

呂氏曰。太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故便說初一曰五行者。箇須當子細看。貌、言、視、聽、思。此五者。須當敬而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無垢曰。五事亦多門矣。而其用處。止在一敬字而已。惟敬則百念皆正。百邪皆遠。視、聽、言、貌、思。皆自敬中出。則與上帝同心矣。

張氏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事。謂之事者。以其具於有思有爲。乃其事耳。非可以道名之也。五事出於人心。不可以不欽。欽者、所以直內也。故曰欽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

無垢曰。政亦多術矣。而其用處。止在一農事而已。農者厚也。厚於食則薄稅斂。省徭役。厚於貨則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厚於祀則三日齋七日戒。不敢簡忽也。厚於司空則土階三尺。茅茨不翦。不敢奢侈也。厚於司徒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不敢悖亂也。厚於賓則薪芻館舍。各有攸司。厚於師則不斬祀。不殺厲。故天下風俗。皆爲忠厚之行。

張氏曰。農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

次四曰協用五紀。

無垢曰。政必有主之者。故歲、月、日、星辰、歷象、生焉。五者不同其用。仆協和而不亂也。人事不亂。則五紀和矣。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天下政事。各總於此。師尹總日要。卿士總月要。天子受歲會。天下之事。整整乎不可亂矣。然庶民惟星。其好惡。則天子卿士師尹所當察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歷數自此而生矣。皆以人事協和王事也。

張氏曰。八政、人之政也。五紀、人之紀也。爲政之道。必協之以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故農用八政之後。繼之以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張氏曰。皇、道也。極、中也。君以道建中。故謂之皇極。皇之有極。則衆材之所會。辰之有極。則衆星之所拱。凡以其中故也。此舜之用中。湯之建中。易之二五。禮之中庸。春秋之權衡。皆皇極之謂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無垢曰。中德出而治民。則爲三德。人君於三德。其用處在治民而已。乂、治也。遇彊弗友。則剛克爲中。遇燮友。則柔克爲中。遇平康。則正直爲中。故隨所遇而用三德治之。世皆以無過不及爲中。而不知過亦有中。不及亦有中。子莫不識中。乃於爲我兼愛間。求一中以執之。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是故非用皇極者。安能用三德也。

胡氏曰。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無垢曰事有是非未分。邪正未判。幾微之間。有大禍福。大榮辱。大利害。存乎其中者。安得無疑也。謀之人不足以決吾疑。則謀之鬼神。其可已乎。稽疑而卜筮。謀之鬼神也。鬼神之隱。誰得而知。此稽疑用處。所以在乎明也。胡爲而明。惟德而明。

張氏曰天下之事。紛紛擾擾。是是非非。在我者不能無疑。疑則如之何。稽之而已。是故明則稽於人。以盡其智。幽則稽於鬼神。以盡其神。然則稽之不可不明。不明則終於疑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

無垢曰天下萬事。廓然無疑。可以已乎。曰未也。誠諸中者形於外。雨、暘、燠、寒、風。其徵在彼。其兆在此。故庶徵用處。在人主之念也。惟念念於肅、乂、哲、謀、聖。則五者來備矣。儻或失念。則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此豈自外來哉。皆吾心中物耳。儻不以五者爲徵。則是天人皆可欺也。

張氏曰在我者。其事有得有失。在天者。其徵有休有咎。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無垢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下民論之。則在人主。五福其用在嚮。六極其用在威。以嚮用五福。則天下皆歸。以威用六極。則天下皆畏。納天下於大中之福。此人主之本心也。顧此一章。皆洛書所載。天理之自然者也。禹敢加損哉。說者謂初一至次九。敬用至威用。皆禹所演。以余觀之。有不然者。

初一至次九皆天理之敘。欽用至威用皆相協五行之妙也。皆天理也。禹敢加損哉。

張氏曰。自五事至於庶徵。行之得其序。則五福之所自來。自五事至於庶徵。行之失其敘。則六極之所由集。此九疇所以終之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言嚮。欲其慕而趨之也。六極言威。欲其畏而避之也。

尚書精義卷二十九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張氏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至于天五。此五行之生數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至于地十。此五行之成數也。自天一至天九。其數爲陽。自地二至于地十。其數爲陰。生于陽者。成之以陰。生于陰者。成之以陽。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此五行生成之道。

林氏曰。夫聖人之治天下。其極至于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凡天地之化育。無非己之化育也。故洪範之爲書。要其極致。至于休徵咎徵之在天。五福六極之在人。其所以輔相裁成者。莫不在于心術之間。蓋至于命之事也。欲至于命。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焉。故其書必始于五行。而論五行之所以然者。必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蓋發明五行之理與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天之生物。有是物必有是理。此五物生于天地之間。爲最大者。故舉此五物。所受天命之性。以見物之皆然也。水之性溼。溼故潤下。然搏之激之。則有不潤下者。而非水之常性也。火之性燥。燥故炎上。然抑之湮之。則有不炎上者。而非火之常性也。木之性敷榮。故曲直。然失其常性。則有夭閼其生者矣。金之性堅利。故從革。然失其常性。則有頑鈍其質者矣。土之性和緩。故可施之于

稼穡。然而亦有磽确而不利於種斂者。以土之性本不如此也。此蓋言五行出于天地之間。各有稟受之性。其所以稟受之于性。則有理存焉。理不可窮。性不可盡。故洪範之書。將欲建皇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而立天下之大名。則必先窮理盡性。以爲其本。然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不可勝用矣。故其論五行。必以理與性之不可易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於此。蓋人之性本善。而所以至于不善者。蓋必有陷溺而然。非其性之本然也。性之必善。猶水之必潤下。火之必炎上。木之必曲直。金之必從革。土之必爰稼穡。乃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也。水、火、金、木、皆言曰至于土獨言爰者。曾子固曰。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皆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而已。其說不得不然也。此說是也。五行各窮其理。盡其性。物格而後知至。則其本立矣。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又五行之味也。夫五行之在天下。聲色氣味。莫不具此五者。而此獨言其味者。蓋五行各成其性。以爲味者。此皆造化之妙用也。水之潤下。故凝結而鹹之味成焉。木之曲直。故成實而成酸之味。金之從革。故其氣腥。而成辛之味。土之于稼穡。則種之斂之。而味甘于是乎成。五行至于成味。則是各盡其性。而成此五者之妙。或可以收。或可以散。或可以堅。或可以緩。或可以輭。多寡有無。各適其節。而天地養人之功。于是乎在。聖人體之。故其盡萬物之理。贊天地之化育。至于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而後爲至也。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蓋箕子所衍爲九疇者。故其初言五行。必先本其性。推其味。以發明此理。然後敍其所措之事業者。次而陳之。雖出于箕子之所

傳而其大致已見于大禹謨之所載矣學者不可不知

東坡曰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爲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爲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爲棟宇故木以曲直爲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爲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稱曰而稱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無成名無專美無定位蓋曰于此稼穡非所以名之也　又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爲急故舉味以見餘也

胡氏曰淵而虛因實以成體靜而潛之以趨下辨而後能有察則潤下者以其性命之也動而速因止以成體作而揚之以趨上合而後能有見則炎上者以其氣命之也喬以抗則有所絕樛以屈則有所引敦榮乎外而以擊斂爲成則曲直者以其形命之也感之小則小鳴感之大則大鳴其發也洪其殺也纖因任乎外而以刻制爲感則從革者以其材命之也若夫萬物資焉作之生也成之熟之則性也氣也材也有不足命之者矣

張氏曰水天一之氣所生也內陽而外陰潤下者水內景也火地二之氣所生也內陰而外陽炎上者火外景也木陽中之所生也故其形可曲可直金陰中之所生也故其材能從能革土陰陽中所生也故其事見于稼穡北陰之正也水之性潤而其位則下一于趨陰而已故所流者混所就者卑則水之潤下可見矣南陽之正也火之氣炎而其位則上一於趨陽而已故緣薪而上不撲不滅則火之炎上

可見矣。東、陽之中也。故木之形。初曲而終直。則其形之不一也。橈屈而有所引。是形之曲也。喬抗而有所絕。是形之直也。西、陰之中也。故金之材體。從而用革。則其材之不同也。洪纖大小。隨感隨應。此金材之從也。有所斷割。有所刻制。此金材之革也。水、火、金、木。以土爲本。則土者。陰陽之所具也。而以稼穡爲之生。發之爲稼。言乎其始也。斂之爲穡。言乎其終也。土非止于稼穡。此所以不謂之曰。而謂之爰。所以別于四者而已。又曰。在天爲氣。則寒、煖、燥、溼、風。是也。在地成形。則金、木、水、火、土。是也。形氣相感。而萬物化生。則五味已兆乎其間矣。五行以道爲之宗。道降而五行有所生。五味以淡爲之本。淡分而五味有所託。是故彰之而爲色。播之而成聲。性而在天。情而在人。未嘗出是物。則天下之味。雖曰不可勝窮。而其作也。亦不過是五者而已。

呂氏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者。使是五行自然之用。皆不可移易。聚于物。發于聲。浮于色。凝于味。皆是自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無垢曰。自天理而行。動與言會。天理卽吉也。非天理之外。別有夫吉。自人欲而行。動與凶會。以人欲卽凶也。非人欲之外。別有夫凶。恭、從、明、聰、睿。乃作肅、乂、哲、謀、聖之具也。五事而極于肅、乂、哲、謀、聖。則造化之柄。在我而已。曰雨而雨。曰暘而暘。何所不可。此相協五行之要也。其用止在于敬一字。人主于敬。其

可少怠乎。

上官氏曰。貌主木。言主金。視主火。聽主水。木者。春剛而冬柔。有貌之象焉。惟其柔也。故卽之也溫。金者內靜而外應。有言之象焉。靜則不以物撓己。故其言足以知默。應則不以己絕物。故其默足以知言。火之成體。內晦而外明。猶之視也。旁燭無疆。而不以累者。以其內晦也。水之成體。內明而外晦。猶之聽也。資納萬物。而不惑其志。心知不惑者。以其內明也。金、木、水、火。非土不成。貌、言、視、聽。非思不主。土之盛德。分王於四時。猶心之有思也。能統五官而進之矣。　又曰。天以五行命物于成形之初。人以五事踐形于委和之後。命物者道也。道則默然而該之。故謂之行。踐形者德也。德則揮而散之。故謂之事。九疇之敍。始于五行。所以極乎天也。五事次之。所以經乎人也。天之命物。一水以爲精。二火以爲神。有神然後有魂。魂以之。故得於天三之木。有魂然後魄以之。故得於地四之金。精神魂魄具然後有意。故得於天五之土。精藏於內。則致一以反聽。神遊於外。則憑物以司視。夫魂者神之佑。其動也。外運以主貌。魄者精之輔。其止也。內靜以制言。意者心之應。其出也。感物而爲思。凡位乎天地之間者。莫不具此。而其上達以爲聖。下達以爲愚者。係乎操存而已矣。此五事之修。所以必本於敬用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張氏曰。有食則民生不傷。有貨則民用不匱。有祀以享神。則神無不靈。享有居以居民。則民無離散。教立而善者勸。罰行而惡者治。其親遠人也有賓。其防外患者有師。則先王之政。其先後本末。可謂備矣。

然而自食貨至于賓師皆有官以治之。獨曰司徒、司寇、司空者。言其官則知官之有事。言其事則知事之有官。此聖人之互言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無垢曰歲者月之所積。月者日之所積。二十八星以分昏旦。十二辰以會日月。歷以紀日月之行。數以紀節氣之候。至于一二之次。則王與庶民尊卑之敘也。天理如此。其可紊乎。

楊氏曰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則因日而紀星辰。因星而紀歲。因歲而紀數。五者之用。不可失其序也。失其序。則政教失其節矣。政教失其節。則民人失其安矣。民人失其安。則無以代天工而統萬物矣。無以授人時而和萬民矣。故日失其行。由男教之不修矣。月失其行。由陰政之不舉矣。星辰失其次。由庶尹之不釐矣。男教之不修。政之不舉。庶尹之不釐。則寒暑差而歲功不成。而歷數不能明法矣。聖王知其然。故觀象以立其法。考數以成其歷。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然後則天人合應。通乎神明。而應四海矣。

張氏曰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運行變動。莫不有數。作歷者所以紀之而已。以歷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歲者月之所成。月者日之所積。星者日之所舍。辰者星之所次。此四者。莫不有數。爲之歷以紀之。先王仰有以觀於天。政事之所行。制度之所生。未嘗不考於歲、月、日、星辰、歷數。此五紀所以貴于協用也。堯之歷象日月星辰。舜之協時月正日。蓋取諸此。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無垢曰。皇極。九疇之本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之大如此。人人皆具其大中。特無人發明之耳。故大建其有中。使天下皆自得之者。則在聖人耳。敬用五事。所以建有中也。昔舜授禹以天下。其要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執中當自精一而入。而精一者。即此所謂敬用五事也。五福斂于一己。則爲大中。大中散與天下同之。則爲五福。建其有極。所謂斂時五福也。使人人自得此中。所謂敷錫厥庶民。夫中外無福。福外無中。是中即福也。非中之外。別有福焉。故記禮者以體信達義者。謂之大順。而福者、百順之名耳。是百順即是福。非百順之外。別有福也。君以大中示人。民皆于君取中。民亦有此大中。君既揭示于上。斯民感發于下。乃能與君共保此中。而不失矣。夫君民上下。皆在大中之中。則君其堯舜。民亦堯舜矣。民之堯舜何如哉。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也。

李氏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君子履之而行。小人視之而化。君子小人。兩不相廢。而各致其思。此三代之道。所以久于天下。而命之曰皇極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終不能會于皇極者。以其偏也。君子小人。有時而不相容。以賢親之道。而望小人。小人有所不欲。以利樂之說。加君子。君子有所不受。此其說所以中息。所謂沒世不忘者。皇極之道。久于天下也。

上官氏曰。人非中則無所會。道非極則無所止。中與極。其名雖殊。及其應用一也。然謂之中矣。有所謂

中庸謂之極矣有所謂皇極此又不可不辨也昔子思之言曰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中庸不可能也夫中庸非不可能也蓋進而取之則高者或失于過退而守之則卑者有不及高氏曰皇建其有極者君之中也斂時五福者君之福也君建極于上認而爲己有斂福于一身掠而爲己私則遐邇之勢貴賤之情寥絕而不通焉其能與民共由之哉呂氏曰皇極之道固是不爲堯存不爲紂亡然非人君有以建其極不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須看斂字與敷字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其中便是人君職分有虧欠處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無垢曰孔穎達云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其意以謂民所以無淫朋人所以無比德者以失中之人衆與共惡而不與爲偶也此朋比爲惡之風所以絕迹而滅影歟既朋無淫德無比是天下大爲中道矣有謀慮有材力有執守此天生之材也或未見道安能盡協于中故必有太過之舉在皇極之君裁成區處之耳若其謀慮罔誕材力凶強執守乖僻此罹于咎者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之人見人主以大量受之以和顏接之發其善心知德之不可不好也乃曰我所好者德也此乃吾大量和顏感

發其言也。當急因此機。示之以大中。使因此而有所入。則其謀慮。其材力。其執守。皆轉而入于中道矣。常人之情。見煢獨則虐之。見高明則畏之。中道豈與常人之情同哉。皇極之道。乃在使人各進其所能所爲。而無所畏忌耳。則夫使有能者。憚小人而不盡。其有爲者。畏多言而不敢有所爲。皆非皇極之世也。夫有能者。智思之巧者也。有爲者。當事而敢行者也。使進其所存。則有能者得盡其巧。有爲者得盡其力。國家其有不盛與乎。

東坡曰。有猷有謀慮者也。有爲有材力者也。有守有執守者也。庶民之中。有一于此。皆材之秀異者也。皇極之君。豈可忽之哉。此所以當念之者也。如此等人。使之在公卿間。則有猷者。可以與論議之列。有爲者。可以當艱難之事。有守者。可以託口口之圖。是宜皇極之君。念念而不置也。

上官氏曰。極者道之本。本一立而末從之矣。故上格于天。則天佑之。下格于人。則人與之。其成足以化天下之德。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其機足以成天下之務。以外則成物之知也。以內則成己之仁也。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佑之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言其成足以化天下之德也。自凡厥庶民。至惟皇之極。言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也。自無虐煢獨。以至既富方穀。言其機足以成天下之務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成物之知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成己之仁也。

張氏曰。民無有淫朋。則其所嚮背者義矣。人無有比德。則其所爲者忠信而周矣。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豈無自而然哉惟君爲中以率之故也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惟皇作極則君之所爲者皆中也其中之所化至于無有淫朋無有比德固其宜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者言民之猷爲與守未必皆當人君之於此不可不念之也苟爲不念則賢不肖是非有不辨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無垢曰惟皇極爲能知正人之心正人之心其志不特效一官能一職而已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如堯舜之民其心如此豈肯輕用之哉故君任之不誠付之不專則終身不肯見其善寧甘爲下僚爲庶民爲耕夫爲肯靡爲釣叟而已矣皇極之君知其如此故三使聘之一旦以宰相之位授之虛心平意斂然下風一聽其所爲則正人方敢盡見其所善者君既無受道之資又惟小人是與諫既不從言又不聽其心術施爲一無可好者正人將如之何不過以微罪而去爾此皇極之道也儻不以微罪去則非意之禍將使君有殺賢者之名使此名一出則正人皆去天下其如之何非皇極正人之心也蓋好德卽中也特未發見爾好德之心不形是質之不美無可言者儻示之以大中其能識之乎若收而用之使得天下國家之柄則將大肆其惡毒及生民其可不愼哉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垢曰既不可偏陂作好作惡阿黨反側然則吾將何以爲準乎無他焉會亦以中歸亦以中矣出而

與物交謂之會。入而與己處謂之歸。古之正心誠意。以至爲天下國家。無二道也。在大學謂之格物。在洪範所謂中也。惟知格物之學者。爲足以得中。得中則以中爲體。以中而出。以中而入。千變萬化。一以中爲準而已。何偏陂以至反側之足憂哉。亦何不好德之人之足以亂吾治哉。

史氏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行大中之道。蓋不中之害。多自不公始也。所見無偏。然後其迹無黨。故蕩蕩而廣大。所爲無黨。然後其迹無偏。故平平而均一。有偏有黨。則心已自不公矣。是以偏之害。流而爲狹隘。黨之害。流而爲阿私。如是而大中之道喪矣。齊宣王愛一牛。而不知羊之無罪。此所見有偏之故也。因偏而成黨。必至狹隘。安得而蕩蕩。白圭治水。而不知鄰國之爲壑。此所爲有黨之故也。因黨而成偏。必至于阿私。安得而平平。故曰非至公之心。不足以行大中之道。

高氏曰。天下有公好。而無作好。好非人之所爲也。天下有公惡。而無作惡。惡非人之所爲也。無作好則同乎仁。若仁者能好人也。無作惡則同乎仁。若仁者能惡人也。是天下之公行。古今之共由者也。又曰。偏言其不正。陂言其不平。端直之謂正。高下之謂平。惟平正則事得其宜。

張氏曰。偏生於所見。黨生於所與。見于左而無見于右。見于前而無見于後。此所以爲偏也。無偏則正矣。同于己者好之。異于己者惡之。好之者所在親。惡之者所在去。此所以黨也。無黨則公矣。由其所見無偏。故能所與無黨。先無偏者。以其所見爲主故也。由其所與無黨。故能所見無偏。先言無黨者。以其所與爲主故也。惟其所見無偏。故四海之內。一視而同仁。此王道之所以蕩蕩。蕩蕩者。言乎其大也。惟

其所與無黨。則其至公。以天下爲心。此王道之所以平平。平平者。言乎其治也。偏而不已。遂至于反。無反則去其偏矣。陂而不已。遂至于側。無側則絕其陂矣。無反無側。王道之所以得其中也。

呂氏曰。看此三箇遵字。便是下工夫處。雖然說是無偏無陂。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又須是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之意一般。此與下六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不須分別說。但只是反覆吟詠皇極爾。會如會聚之會。惟能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無垢曰。洪範之書。非其人不授。大禹一見。深得天意。箕子一見。深得禹意。故其敷言也。天子不必更求彝典。以此爲彝可也。不必更求訓言。以此爲訓可也。夫何故。大禹所演。箕子所陳。卽天之所訓也。箕子今爲囚奴。得此皇極。爲武王推而廣之。在武王不必更求訓誨。以此爲訓可也。不必更求往行。以此爲行可也。夫何故。今日箕子。以近天子之光矣。其敢不盡所學。爲武王告乎。所以箕子力爲武王陳此者。其意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儻于此悟入。則所及者大。所濟者廣。作民父母。而以皇極與民。爲天下王。而以皇極與天下。使天下人人。由于皇極之中。則箕子不辜所傳。不負所學矣。

黃氏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此天子所以取中于天也。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此民之所以取中于

天子也中之必取于天本非有所矯也
張氏曰人君一靜一動未嘗不順乎天故憲其聰明以爲視聽因其好惡以爲喜怒典禮自于天秩天敍賞罰出于天命天討又況有極之所在其可以不訓于帝者乎君能訓于天則民亦訓于君矣君奉天者也故取正於天民奉君者也故取正于君蓋君能以中道而布言故庶民效其所爲亦以極之斂言是以爲訓是以爲行其于天子之光則比而附之者也作民父母者親之者也爲天下王者尊之者也親之者仁也尊之者義也皇極之道仁義而已

尚書精義卷三十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無垢曰。所謂三德者。發于正直剛柔之間。皆中其節。乃皇極之用。自然如此也。無皇極。又安有三德哉。正則無邪。直則順理。剛克者。其剛過人也。克勝也。嚴威儼恪。端居廟堂。可畏而不可犯。強梗不順之人。其有不心懼而氣沮乎。是故號之則聽令之則止。柔克者。其柔過人也。温顏愉色。開慰誘掖。使其知善之可樂。而德之可慕。是故吉良之人。皆安于爲善。而無所沮喪。且平康之人。用正直待之。正直者。非剛非柔。萬世常行中和之道也。如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乃待平康之人。萬世常行正直之道也。非剛柔之偏勝也。彊謂彊禦。弗友謂弗順。如此等人。當以剛待之。如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待彊弗友以剛也。是則流放竄殛。乃天理也。豈舜私意也哉。爰謂和爰友謂順理。如此等人。當以柔待之。如舜命九官。稱禹治水之功。稱皋陶明刑之功。此待爰友以柔克也。三德之用。舜兼備之。

富氏曰。王者行洪範九疇。則彝倫攸敘。故先五行。次五事。用八政。協五紀。建皇極。至于皇極。則治道成矣。治道既成。則君常執中以爲德。聖人盡其執中而無權。權所以適其變通也。又曰。敢問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謂也。曰沈者。深沈之謂也。高者。高大之謂也。俾人君深潛剛德于內。大明柔德于外。外其

柔則其下愛而親之。內其剛則其下畏而服之。故泰卦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爲君子之道也。

高氏曰。德本也。本無剛柔。亦無正直。然人有殊習。時有殊尚。可剛則剛。可柔則柔。可中則中。凡因彼而已。裂一爲三。聖人應世之迹也。有剛有柔。又有剛柔之中。交相治焉。

張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之生也。以三而成。至其變也。以三而復。是故在天則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在人則有剛有柔。有剛柔之中。天之消息盈虛雖不同。不過是三者之相代。君之云爲雖不一。不過是三者之迭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無垢曰。惟辟作福。柔克也。惟辟作威。剛克也。惟辟玉食。此萬世常行之分。此正直也。若非滿朝平康。人君方且憂惶之不給。何暇玉食乎。三德之柄。不可在臣下也。使人臣而用柔克以作福。用剛克以作威。用玉食以奉養天下。止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天子矣。

張氏曰。惟辟作福者。言柔克之見乎政也。惟辟作威者。言剛克之見乎政也。作福作威。人君之權也。有其權。必彰之以其禮。故繼之以惟辟玉食。玉食者。言人君之食。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也。作福作威玉食。人君之所獨。而臣弗與焉。臣之有作福作威。則下有以侵上之權。臣之有玉食。則下有以僭上之禮。下侵權則上失政。下僭禮則上失位。既失位又失政。此大亂之道也。故至于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先害

而後凶。先家而後國。此其亂之由內以及外。由微以至著也。非特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下之人。莫不化之者矣。故人用是以側頗僻。民用是以僭忒。側則不正。頗則不平。僻則不中。人之所以側頗僻者。由臣有作福作威。而化之也。僭則犯上。忒則不當。民所以僭忒者。由臣有玉食而化之也。

呂氏曰。大抵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亦是天下之本。福威玉食。只可出于一人。纔出于臣下。便是二本。出於臣下。便是不中了。亦不是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必害于國。在朝之臣。則皆頗僻而植黨懷私。下及于庶民。則皆僭忒而心疏志蕩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顧氏曰。善用卜筮者。聖人也。能成聖人者。卜筮也。聖人將有爲之初。其功遠大而難明。其事幽明而不可測。是以天下之人。或有不從者。聖人將以使之從義。于是灼龜以占兆。揲蓍以布卦。舉而告天下曰。此天地鬼神之命也。然則天下之人。其有以敢逆之者乎。無也。舜之禪禹也。其辭曰。龜筮協從。周公之戒三監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此則聖人假之以役人者也。夫民之有所不從。而終由蓍龜而從我。故曰。能成聖人者。卜筮也。

史氏曰。稽疑者。卜筮之稱也。聖人之意。用而次三德者。蓋使後世之君。先以德而化民。民安俗康。皆積德之效。凡欲舉行大事。以斷天下之疑。則君臣契心。立籌建策。然後假卜筮之語。以傳先祖之命也。故舜謂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然而天子諸侯。動作于事。則必告于廟。

尊所天也。

張氏曰。可以作可以無作。事之不能無疑也。疑之如何。稽之而已。明則稽諸人以盡其智。幽則稽鬼神。以盡其神。又曰。古者鑽龜以卜。揲蓍而筮。龜、天產也。卜象也。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以天下事言之也。蓍、地產也。筮、數也。故曰貞曰悔。以人事言之也。天地合然後雨。故曰雨。言陰陽之和也。天地辨然後霽。言陰陽之辨也。蒙如蒙雜之蒙。故蒙言陰陽之相雜。驛如驛傳之驛。故驛言陰陽之相傳。克如克勝之克。故克言陰陽之相勝也。內則靜而正。故其卦謂之貞。外則動而過。故其卦謂之悔。自雨至克。五者所以爲卜。此以象稽之也。自貞至悔。所以爲筮。此以數推之也。凡卜五占用二者。以此而已。

呂氏曰。聖賢之占卜。不比後世之占卜。聖人之卜。假蓍龜以寓其誠者。然蓍龜又是至公無私之物。須是擇其卜筮之人。亦如此至公無私方纔可卜。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無垢曰。夫天下事有小疑。有大疑。小疑易判。大疑難決。大疑出于人主。人主先當以所疑事。謀之于心。若曰。如此而利乎。如此而害乎。則又曰。如此若利矣。得無其中有如此害乎。如此若害矣。得無其中有如此利乎。其謀如此。可謂盡矣。心不能決。然後以此疑謀及朝廷卿士。卿士又不能決主心之疑。然後謀及卑賤。如庶人者。庶人又不能決吾心之疑。然後謀及卜筮。謀至于卜筮。則吾心及卿士庶人智慮

一切屏絕而惟卜筮是聽焉卜筮以爲可吾心與庶人雖以爲不可不敢任也第從卜筮所謂可而已卜筮以爲不可吾心與庶人雖以爲可不敢任也第從卜筮所謂不可而已蓋自庶人以上謀之人也卜筮謀之鬼也事至謀及卜筮則亦極矣人之智慮盡矣故一聽鬼神之命而無所可否焉此又洛書之意天理之自然者然則人之有疑是亦天理也天理有疑雖聖人不得無疑若以謂聖人獨智舉事無有疑者是欺天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無垢曰三從二違又以庶民龜筮爲決也我心雖與卿士不以爲然而亦獲吉蓋庶民與龜筮同也稽疑以龜筮爲決又可見矣然而三從之內龜筮盡從爲吉儻龜從筮違而汝與庶民皆從若四從一違者吉乎凶乎曰吉夫稽疑以龜筮爲決兩有一違安得爲吉曰以其從者多矣儻汝與卿士庶民互有二從而龜筮亦有一從是亦爲三從二違也其吉乎凶乎曰吉以龜筮有一從者異乎龜筮共違于人也箕子不盡言之者此留餘意以待武王自解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存乎其人如何耳　又曰夫人主與卿士庶民謀事而無疑夫何俟于卜筮所謂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也惟謀事而人主之心終有疑焉而卿士庶民不足以決其疑此所以一取信于龜筮也若人主與卿士庶民以爲當如此而龜與筮

皆以爲不然。此所謂龜筮共違于人。如此則人主之疑是矣。靜而別謀則獲吉。作而妄行則必凶。高氏曰。有同心而無離心。有同志而無異志。謂之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大同之效也。吉不足以盡之。舜之命禹而曰。枚卜功臣。而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是以天之歷數在汝躬。啓賢能承其道。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可知矣。成王之欲宅洛邑也。召公來相之。周公往營之。四方民大和會。卜澗水西。曰惟洛食。卜瀍水東。而曰亦惟洛食。此大同也。是以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而終踰過歷之期。則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可知矣。至爲或從或逆。而龜筮之不違。則皆云其吉。而曰筮逆。則曰作內吉。龜筮共違于人。則曰用靜吉何也。蓋稽必以卜筮爲正。故也。聖人之意。人之所疑。不得不疑。而謂卜以決疑。當從其所卜而已。又況有心者未若無心之爲公。有情者未若無情之爲信。豈謂枯莖朽骨。而不靈于人哉。不然。又安得盤庚之遷都。民咨胥怨。羣臣乃言不和。吉言于百姓。則違而不從者多矣。而卜稽曰。其如台。又曰。我非敢違卜而已。成王之東征也。爾邦君庶士御事。咸曰艱大。則違而不從者衆矣。而言曰。朕卜并吉。又曰。卜陳惟若茲而已。故曰稽疑以卜筮爲正。

呂氏曰。天下一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無不合。所謂大同者。是無一理之不該。無一物之不順。而一處之不合。卽是也。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自然流慶無窮也。古者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吾無一毫未是處。若龜從而筮不從。亦是吾自身必有未盡處。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龜筮二物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謂卿士與庶民皆從。

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皆不從人。君于此何必獨信枯蓍朽骨。只緣古人之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從。便是揆之于理。有未當處。然卿士庶民。與我雖從。然其間未免得一箇人爲。惟龜筮卻是無心之物。苟如此。惟是守常則吉。纔有所動作便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無垢曰。稽疑以龜筮可以無疑而自作矣。然而天理猶以爲未盡也。更當以庶徵卜之。雨、暘、寒、燠、風、以時。是吾肅乂哲謀聖之應也。雨暘寒燠風之失時。是吾狂僭豫急蒙之應也。豈可謂龜筮之外。更無事乎。人事即天道。人事可欺。天道不妄。以天道之徵。以驗吾人事。則分毫不差矣。嗚呼。人主其可肆乎。

張氏曰。在天者有是事。在人者有是理。取諸彼以證此。故謂之徵。陽氣降而雨。陰氣收而暘。暘煖而燠。凍凝而寒。陰陽之氣。吹噓鼓動而爲風。五者備。各以其序。則陰陽調。風雨時。寒暑平。三光全。而萬物得以極其高大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無垢曰。肅乂哲謀聖。所謂休也。雨暘寒燠風。所謂徵也。肅乂哲謀聖在我。雨暘寒燠風在彼。在我者五事皆敬。則在彼者五物皆以時矣。若順也。謂人君貌而恭。以恭作肅。則時雨順之。然則人君之于起居動作之間。其可不謹乎。貌而恭恭而肅。則四海之內。蒙時雨之休矣。人君言而從。從而作乂。則時暘順之。言當于理而從。事當于理而乂。則四海之內。無陰霖之苦。而有清明之休矣。言發于此。而暘應于彼。

人主于聲音聲欬之間。其可忽乎。人君視而明。明而作哲。則時燠順之。蓋內視而明。無所不察而哲。則時燠之幾。已見在此矣。故煖氣應之而萬物相見。繁昌而盛大矣。視起于此而燠應于彼。人主于是非邪正之際。其可忽乎。人君聽而聰。聰而作謀。則時寒順之矣。蓋反聽而聽事。皆知其微而成謀。則時寒之幾。已在此矣。此所以一之曰霽發二之曰栗烈而上天同雲。雨雪霧霧。益之以霰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矣。聽起于此。寒應于彼。人主于利害成敗。其可忽乎。人君思而睿。睿而作聖。則時風順之矣。蓋自通于理而睿事無所不通而聖。則時風之幾。已在此矣。此所以八風各以時至而萬物皆得極其高大也。思起于此而風應于彼。人主於幾微慎獨。其可不謹乎。

呂氏曰。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謂明辯。故時暘若。哲謂明哲。故時燠若。謀謂深沈。故時寒若。聖謂鼓舞動蕩。故時風若。大抵爲於此則彼必應。如古者一匹夫尙能動天。孝婦含冤而死。六月飛霜。又況人君一身之氣。便是天地之氣。若鼓之應枹。響之隨聲。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無垢曰。反肅爲狂。貌不恭之應也。貌不恭則狂心作。狂心起于此。而恆雨順于彼。是恆雨者。卽此之狂心形見于彼也。反乂爲僭。言不從之應也。言不從則僭心作。僭心作於此。而恆暘順於彼。是恆暘者。卽此之僭心形見於彼也。反哲爲豫。視不明之應也。視不明。則所見者不遠。故忽遠圖而徇目前。此逸豫之心所以作也。豫心作于此。而恆燠順於彼。是恆燠者。卽此逸豫之心形見於彼也。反謀爲急。聽不聰

之應也。聽不聰則急心作。急心作于此。則恆寒應于彼。是恆寒者。卽此急心形見于彼也。蓋聽不聰。則不原事之始終。不見幾之先後。不觀理之久近。第欲千百年之成功。立見於目前。百千萬理之響應。立至於頃刻。倒行逆施。而萬事皆不得其敍。反聖爲蒙。思不睿之應也。思不睿則蒙心作。蒙心作于此。則恆風應于彼。是恆風者。卽此蒙心形見于彼也。蓋思不睿。則放意而行。直情而前。恆風之應。豈偶然哉。恆雨、恆暘、恆燠、恆風、恆寒。皆我之敗德。凝結而爲戾氣耳。然則人主於五事。其可不敬乎。不敬于一念。而貽害于天下。使凶荒札瘥。毒流斯民。其可忍乎。休咎皆稱曰者。丁寧之意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張氏曰。無爲而治者王。不勞而成者歲也。歲者王之徵也。積月以成歲。月者歲之所總也。卿士之職。則總於王。猶月之總于歲。月者卿士之證也。積日以成月。日者月之所總也。師尹之職。則總于卿士。猶日之總於月。日者師尹之證也。歲、月、日三者相繫屬。大小詳略。各有常度。而不可僭差。猶王之于卿士、師尹。三者亦相繫屬。尊卑小大。各有常職。而不可踰越。是故大者治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上者安于上。而不敢與下同德。下者安于下。而不敢與上同道。如歲月日時之無易。而歲功以之成矣。夫惟如是。則功用以興。分職以治。以天事言。則陰陽調。風雨時。而百穀成矣。以人事言。則禮義修。政事立。而乂用明矣。若夫大者不能治其大。小者不能治其小。上偪下而與下同德。下僭上而與上同道。如日月歲

時既易而歲功無由成。故俊民微而家之所以不寧。

呂氏曰。此言歲功有統紀。然治功亦有統紀。前皆是天應處。此又是人爲處。謂王一如歲一般。統十二月。王在上爲百官之統。須當省察。我亦如歲一般。卿士惟月。各爲方伯連帥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苟歲月日時無易。謂上下各安厥職。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賢人在位。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謂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便不成。治便不明。俊民便微。所謂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國家便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案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無垢曰。記曰。百年曰期頤。古語曰。人壽一百二十。又曰。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是人壽本百年也。得中之數。極其壽。所以使之滿百年者。實人主敬用五事。以錫厥中于天下也。又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而死。壓而死、溺而死。皆不成其所終之命也。所終之命如何。謂死於正寢。死于牖下。不死于婦人之手者也。聖人在上。人人皆知性命之理。豈有橫死。不成其所終之命者乎。是五福之柄。全在人主也。

張氏曰。終其天命而不中道夭者。壽也。足衣足食。而無凍餒之阨者。富也。既壽而富。安居徐行。無患害禍難以擾之。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康寧者。安之至也。既康寧而不知好德。則罔之生矣。幸而免。何足

道哉。故四曰攸好德。福壽康寧而能知好德。又在夫考終命者也。考終命。則順受其正矣。若夫立乎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則非所謂考終命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無垢曰。鄭康成謂此數本諸其尤者。以余觀之。凶對五曰考終命。而言短折。對一曰壽而言也。凡不得其所而死曰凶。未至下壽而死曰短。暴死曰折。皆謂未至百二十年而言也。五福之說。多寬平。故富次壽。六極之說多急迫。故疾次凶短折也。疾當如伯牛之疾是也。賢者而有此疾。是和氣不盛所至也。顏子之短。伯牛之疾。有以也夫。哀哉。作德心逸日休。何憂之有。作僞心勞日拙。此所以多憂也。聖王在上。使免罝之人。莫不好德。今乃使人作僞而多憂。是誰之故與。古人曰。貧者士之常。聖王在上。有德者滿朝廷。食君之祿。何爲而貧。民百畝有田。牆下有桑。雞豚有畜。何爲而貧。今使人至於貧者。亦人主之治有未至也。好德之人。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不好德之人。雞鳴而起。孳孳爲不善。如王溫舒爲中尉。則心開日明。居它悟悟不辯。此天生使之爲惡也。所以使之至此者。亦人君教化不至也。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豈可厚誣人爲無善心哉。見機不作。見義不爲。如胡廣、趙戒之徒是也。好德之人。見賢思齊。就義若渴。其剛如此。安得弱乎。所以使之如此者。亦人君立德不至也。裴矩在隋爲佞臣。在唐爲賢士。是則福極之柄。全在人君而已矣。人君敬用五事。錫福庶民。則天下之人。皆嚮慕五福。惟恐失之。畏遠六極。若將浼焉。

東坡曰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六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此應亦自知其疏也

張氏曰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終命之反也不永曰短中絕曰折短折者壽之反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六極以凶短折爲先而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憂疾則不康寧矣貧則不富矣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惡弱則不能攸好德矣五福人之所同好也所以使之慕而欲其至故其序以其所致之次而爲之先後六極人之所同惡也所以使之畏而欲其亡故其序以人之所尤畏者爲先而尤愈者次之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無垢曰武王既勝殷其有功于伐紂者皆列地而封之又頒以宗彝之器使之保其宗廟社稷焉故有分器之篇此篇亡矣徒其序存爾宗彝者宗廟之酒尊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孔穎達以謂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是彝上尊也左氏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是封侯之法當以彝器賜之也

尙書精義卷三十一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旅獒

惟克商。途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無垢曰。紂在上。九夷八蠻皆不得其所。故誠意斷絕。不復修朝貢之禮。及武王克商。小人盡去。敝政盡除。四海一家。中國一人。九夷八蠻皆有獻誠之路。而西旅所以致四尺之獒。以爲貢也。犬四尺曰獒。然則西旅貢非所當貢之物。亦有罪乎。曰夷狄何罪。其國中所出者惟獒。故以通誠意耳。至受與不受。有教化存焉。受之則夷狄以謂中國好珍奇狗馬之玩。將有輕中國之心。不受。則使四夷知中國所尙者理義。不以奇玩爲高也。其敢不敬乎。昔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然則受與不受。利害如此。召公豈得默默哉。

張氏曰。西旅之獒。非所當獻也。武王之聖。非所當受也。非所當獻而獻之。則其獻無名。非所當受而受之。則其受無義。若然。則召公之爲太保。其可以默而無言乎。此旅獒之所以作也。

呂氏曰。武王初克商。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論來武王初克商。如此獒之微物。必不能動武王。何故。前日歸許多馬。放許多牛。驅許多虎、豹、犀、象了。不數日而西旅獻獒。獒似不足以動武王。而召公

所以勤勤者。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與狂初不相遠。特在念與不念之間耳。何況創業之時。若有一毫之累。便不能垂統于後。則後必有邱山之累。此正本謹始。召公所以不得不戒。武王方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固是不得爲一褻所動。然武王初定天下。已能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若不又警戒時。此心必恐便倚恃已前曾遠得珍禽奇獸。便是罔念道理。此召公之意。正在此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無垢曰。禹貢九州所貢。邇也。萊夷所貢。遠也。各以其方所生之物爲獻。蓋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先王不責以所無。不廢其所有也。然其所有者。非以資耳目之玩。逞心志之欲。如漢武以天馬而伐大宛。以枸醬而開西南夷也。惟服食器用。所不可闕者而已。孔氏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是則以器用爲一。或以羽、毛、齒、革、瑤、琨、篠、簜。器也。牛、馬、大龜之類。用也。

呂氏曰。聖人之心。不曾留意于物。所以受時。蓋緣是少不得。聖人不可不受。所以珍禽奇獸。聖人何嘗言。蓋方物之來。便是謹德之所召。若方物之至。玩好之物也。受此心便是荒怠。不是初致方物之本心。聖人謹德工夫。所以無窮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無垢曰。畢獻方物。乃吾德之形見也。德豈吾所敢自居哉。亦惟異姓諸侯。同心協德所致耳。先王不忘不刻。善與人同之意。可想見矣。然則異姓諸侯。受朝廷之賜。其可少怠于德。而不修其所服之職事乎。

上下修德則方物是來儻惟不德則兵革亦至矣　又曰賜異姓以服食器用之物賜同姓以寶玉之物同是物也榮紓以是賜人則人恥之堯舜以是賜人則人貴之是物又以德爲主也人所以不敢輕易吾君之所賜者以德在物也重其人則亦重其物矣禮論祭祀必求仁者之粟以祀其親粟一也而必求仁者豈非以德爲貴乎

呂氏曰明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者蓋方物之獻德之所以致以事論之如肅愼來賀成王賜之賄是明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者所以教他因我所賜之物常思守邦敬守王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如魯之所爲寶玉大弓者是王者雖公天下爲心然自親及疏所爲異姓之邦則疏所賜者不過遠方所貢方物而遇伯叔之國乃是枝葉之親故以重寶珍玉賜之以展親親之義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無垢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君子盡心則經綸謀慮興起治功于旦暮之頃防閑禍患于千載之後何以使君子得盡其心乎尊敬之委重之可也儻惟狎侮加于君子君子將振衣引去無復肯爲朝廷盡心矣人主其誰恃乎昔宋孝武好狎侮大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王元謨爲老傖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爲鰯宗懍秀體肥每至集會多所賜予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故身死未幾太宰義恭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至廢帝受弒其誰啓之　又曰天下之功曷嘗不自尊嚴中成小人以力事上當至誠尊嚴以待之使其臨事不敢慢而櫛風沐雨侵寒犯雨罔或怠惰可也儻以狎侮

待之。君子知禮義。第奉身而退耳。小人不知此理。亦以狎侮報之。苟鹵莽。偷閒怠惰。而不肯盡其力矣。何止此哉。宋閔公斬宋萬。而卒爲宋萬所弒。唐敬宗與羣小狎昵。亦卒爲羣小所弒。其禍乃至于如此者。召公之言。優游不迫。未欲極其說耳。

張氏曰。狎則外有所褻。侮則內有所慢。狎侮君子。則遇君子不以禮矣。此君子所以莫肯爲之用也。狎侮小人。則遇小人不以禮矣。此小人所以莫肯爲之使也。君子則人之所德而信之者也。故狎侮君子。非特罔以盡其心焉。人皆莫肯爲之盡矣。小人則非人之所德而信之者也。故狎侮小人。特曰罔以盡其力而已。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無垢曰。愚者以耳目爲我。聖人以心爲我。以耳目爲我。則姦聲亂色。足以熒惑其心志。以心爲我。耳目具位而不縱。天下萬事。皆以心造化之。心正則耳目正矣。蓋心體本正。以心爲我。無往而不正。茲百事之度。皆得其正。玩人而喪德。如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逐其閒者。此玩人也。如此所爲。何德之可言。玩物喪志。如漢武帝爲一馬之故。至起兵而伐人國。此玩物也。如此所爲。何志之可言。蓋有德者。常以敬自持。故不敢以人爲玩。有志者。常以道爲準。故不敢以物爲玩。

張氏曰。耳目所役。則逐物而不知返。是故役于目。則亂五色。淫文章。設于耳。則亂五聲。淫六律。如此則百度所以失其正矣。玩人則狎侮。狎侮所以喪德。玩物則役耳目。役耳目所以喪志。玩人有甚于玩物。

喪德有甚于喪志。君子之志。志于仁義而已。今也一于玩物。而不能居仁由義。此志之所以喪也。呂氏曰。心之官爲耳目之主。當要虛中無我。若是心聽命于耳目。爲耳目所使。則心流于玩好。本源如此。則事皆頹壞。百度所以不正。惟是心之官虛中無我。坐應萬變。則百度無不正。若爲耳目所役。則此心流于一物上。唐莊宗好聲樂。隋煬帝好宮室。二君之心爲耳目所役。心只在聲樂宮室上。其他事都不理。爲人君者。乃是萬化之本原。本原便是十分澄徹。虛中無慮方是。一不爲耳目所役。百度自然正矣。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無垢曰。道卽心也。誠求得其本心。以此出而爲志。則常安而不搖。以此發而爲言。則善應而有法。

張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本未嘗非道。則心者道之所舍。及其出而爲志。必以道而後足以寧身。發而爲言。必以道而後足以接物。若夫志不以道。則志爲物累。驕奢淫泆。無所不爲。身有不寧者矣。言不以道。則言不循理。詖邪遁。無所不至。物有不接者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無垢曰。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必賤用物。此不易之理也。故以有益爲主。則無益者自廢。以用物爲主。則異物自廢。

史氏曰。解心之繆。則治身之效著。去德之累。則及人之利溥。今夫畋遊晏樂。無益者也。道德仁義。有益

者也。吾不作無益而反害有益。則心之繆解矣。用以治身。功其有不成者乎。珍奇淫巧。異物也。黍稷桑麻。用物也。吾不貴其所異。而反賤其所常用。則德之累去矣。推以及人民。其有不足者乎。苟人君私縱耳目之欲。一作于心。而害生于彼。一貴于上。而賤及于下。則自身以至于人。顛倒錯亂。其禍有不可勝救者矣。

張氏曰。事之有益于利者。可以爲也。不作無益以害之。則有興民之利。故功乃成。物之有適于用者。可以貴也。不貴異物而賤之。則有以裕民之財。故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東坡曰。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于王乎。

周穆王得狼鹿。而荒服因以不至。

無垢曰。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使人主視寶玉奇珍如糞土。而以賢者爲寶。則必建長久之策。致人主于三代之隆。而中國之民。人人得其所矣。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何止邇人安哉。決不爲白狼而起犬戎之師。決不爲天馬而興大宛之役。以人主所寶者賢也。然則人主所寶。其可不謹哉。

張氏曰。不寶遠物。則于遠無所取。而遠人不擾矣。故遠人格。遠人格。則四夷來王是也。所寶惟賢。則于賢無所遺。而邇人可以治矣。故邇人安。邇人安。則四方無虞是也。傳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又曰。仁人

者國之寶也則有天下國家者其于所寶可不謹哉
呂氏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此一句自衰周至于漢唐上自朝廷下至守邊吏所以蠻夷不服者都緣是貪太保此一句最親切的當如此曹丕求明珠孫權便不服穆王求白鹿方物便不至後世守邊吏所以開邊釁而致戎狄之害者只緣是受遠物在乎貪也所寶惟賢一件事相爲消長若見得其實可寶之物則虛僞之物定是不寶人惟不知賢之可寶見得一箇異物可喜所以貪冒致戎狄之禍若眞識義理天下所可重所可寶者豈過于賢者入賢者門庭安賢者趣味遠物自然視如浮雲鴻毛之輕秋毫之微識其不可寶者實可寶莫非賢者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無垢曰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萌芽懷山襄陵之水起于濫觴萌芽不絕則斧斤勞濫觴不治則胼胝苦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古人于細行所以必愛惜也一時失路未爲害也往而不已豈非爲大德之害乎終累大德眞格言哉終之爲言謂其不已也受一簣之獻細行也狎侮之心珍奇之念自此而起源不絕將爲漢武帝矣可不戒哉九仞之山以一簣而虧細行不愼爲大德之累是始之非難終之爲難也允信也迪行也召公言武王信行愼德則此心安靜不爲非法以擾動天下使生民皆得安其居耕田鑿井仰事俯育熙熙然知有生之可樂矣民心如此天心在焉天人同心幽明協德武王世世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此自然之理也

陸氏曰。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愼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知理者。必在于未亂之前。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防之。乃其識也。涓涓不遏。終偏桑田。燄燄不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愼也如此。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無垢曰。夫巢伯來朝。非朝武王也。朝武王德也。芮伯作旅巢命。旅、陳也。安國謂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其所陳者。述武王之意。以命巢伯也。其中必有戒飭。如冏命畢命之意。其篇亡矣。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無垢曰。武王有疾。周公有代死之册。在金縢之匱。今錄而成篇。金縢之册。非周公而誰作乎。至于成王信流言。以金縢之書而悔。上天動雷電。以金縢之書而知。故史官因敍其事。以見金縢之作。以明周公之心也。使武王無病。則金縢之書不作。使上天不怒。則金縢之書不開。然則因流言。因天威。乃見周公金縢之書。所以孔子判之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也。　又曰。聖人存心。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成王信流言。疑周公。周公雖死。不自明也。夫自明而周公死。豈不陷成王爲有過之主哉。曰。吾之心取信于天耳。使吾心無愧於天。則成王必悟。儻成王不悟而周公死。是周公之心。終有愧于天。而天不爲之動也。其何怨天尤人之有乎。

周氏曰周公作金縢其訓諸後世之爲臣者忠于其上雖其命有可易焉信乎曰周公之教人備矣昔武王老成王幼管蔡不可教周公身任天下之重也身任天下之重萬世我賴變不謀寧亂不謀定惡足爲周公哉衞道也周慮患也深防患未然其惟金縢乎微是周室其變矣

蘇子才曰案金縢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敍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無垢曰克商明年武王有疾而弗豫弗豫猶不懌也蓋疾既甚則情思昏憒支體疲怠氣息微弱安有悅豫之心哉病至于弗豫則疾勢危矣臣子之心亦安得不憂哉夫武王年八十三伐紂八十四卽位是弗豫之年已八十四矣年亦老矣而疾至于弗豫死爲必然而生亦僥倖矣此召公太公所以欲敬而求諸龜卜也卜而吉固可慶也卜而不吉則將爲立子計爾周公以謂若卜而不吉非周家之福也故以未可以憂我先王之辭拒二公若夫代死之事吾位居冢宰親則兄弟當自任之不可以委二公也功事也自以爲己功者自以代死爲己事也非以詐辭拒二公而自取其功也學者觀聖賢當以聖賢之心爲心築土曰壇除地曰墠先除地以祛穢濁後立壇以尊神明爲三壇于墠中故曰爲三壇同

壇也。三壇之外。又爲一壇于三壇之南。所以北面三壇。而周公立于此壇也。植璧于神坐。而秉珪于掌。握告大王、王季、文王。以代死之事焉。

楊氏曰。或曰。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其如臣子一也。在他人則拒之。在己則爲之。仲尼書之曰。公乃自以爲功。得非過之也。曰。非過也。於此見周公之大也。噫。苟非公乃自以爲功之一句。則周公之心安顯哉。嘗試論之。武王之崩。克商已五年矣。尚有武庚三監叛于內。奄及淮夷叛于外。而況克商之二年。而王有疾。則天下之心。未盡固矣。宗廟社稷。未爲無慮矣。于時周公。自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己事。豈非大哉。

張氏曰。昔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示其無事于禱也。然則武王之疾。周公必欲禱之者。豈固異哉。孔子之不禱。爲己故也。周公之必禱。爲君親故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也。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也。無義無命。豈周公孔子之所爲哉。此其所以不同也。雖然。命出于天。其死生壽夭之數。固非人之所能爲。而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周公豈不知天而苟爲之哉。蓋其愛君親之心。出於至誠。固足以感通於神明。自非深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將曷足以及此。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罔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

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無垢曰。祝辭曰。若爾三王。有大子之責于天。則以旦代發之身。責躬取責于人之責。言天必欲周一大子之死。三王不得而已也。今我有一策。可以免武王之死。塞上天之責。其策如何。以旦代發之身也。凡事鬼神之道。當誠實。不當有隱情。詩稱周公曰。公孫碩膚。以言周公有大美而遜退也。今對三王自稱。我仁孝。能順曾祖考、皇祖考、王考。又稱我材能多技藝。能事鬼神。安在其能遜退哉。無乃驕吝之心乎。曰不然。遜退乃周公之本心。而自稱。乃窮迫不得已之辭也。事鬼神之際。當以誠實。不當有隱情。此周公所以自稱材德而不疑也。不如是。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事鬼神者。周公之能。佑四方者。武王之能。周公之意以謂。天必欲周家一子之死。當取能事鬼神者。不當取佑四方者。取周公以事鬼神。留武王以佑四方。豈不爲當乎。下地對上天而言也。四方之民。知武王在上。皆祗敬畏服。不敢起姦邪之心。蓋天下方定。民心易搖。使武王於是而死。則子子孫孫基業未可知也。何以言之。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四方姦心。將有不可知者矣。其何敢保其祗畏乎。且武王一死。三監及淮夷。乃挾武庚以叛。則周公之說。可謂先見事幾矣。天之降寶命。謂天使武王得天下也。武王在。則寶命長存。寶命長存。則宗廟嚴奉。三王血食有所矣。武王死。則姦邪將起。寶命殞墜。寶命殞墜。則宗廟以墮廢矣。三王其何所依歸乎。許我則兆見其吉。是武王生而周公得死所也。我將以此璧此珪。歸家以待三王之命。晏然而就死焉。不許則兆見其凶。是必欲王之死。而不許周公之代也。璧珪所以事鬼神。既

不許周公代武王之死。是周公不可以事鬼神也。故屛璧與珪。而無所事焉。
東坡曰。死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爲其父母發至誠之心。動天地。感鬼神。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天下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議者。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鄭氏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歐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至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爲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爲之。
呂氏曰。天命所在。壽夭長短。自有定數。當武王疾時。周公聖人。豈不知天命所在。而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謂周公出一時忠愛之故。不暇顧其正理。亦不然。於此當知天命一原之理。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無垢曰。是三龜非三王各設一龜。以卜吉凶也。乃用三代兆法以卜之。故謂之三龜也。一習吉者。習因也。先卜夏兆。夏之兆法。既以爲吉。次卜商兆。商之兆法。因之以爲吉。次卜周兆。周之兆法。因之亦以爲吉。三兆雖不同。而一皆因爲吉。則武王之不死無疑矣。周官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康成解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未見占書時。太史與卜人已見兆之爲

吉矣。及取占書證之。又見其爲吉。然後周公取兆以觀之。兆卽體也。乃占兆之大象。知王必安而無害矣。新命于三王。謂新得卜吉之命于三王也。若此。則武王不死。而可創立規模。爲子孫長久之計矣。玆攸俟。所謂歸俟爾命也。能念予一人。謂三王果能以武王爲念。使武王安也。然則三王能念予一人。則天下安。不能念予一人。則天下未可知也。公歸俟三王之命。乃納册于金縢之匱。是祝册之明日。武王卽獲安平也。

尚書精義卷三十二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無垢曰。管叔周公之兄。蔡叔、霍叔、周公之弟。天下之至親者。莫如吾兄弟也。周公大聖。宜兄弟之知其心也。今乃流無實之言。以害周公。豈人之情也哉。曰。周公權太重也。成王幼弱。周公專制天下。剖斷萬機。雖名曰臣。其實行君之事。其迹似可疑也。則流言之起。不爲無名矣。周公平昔用心。兄弟知之矣。曰不然。唯聖知聖。惟賢知賢。心志既差。識趣絶異。凡情俗態。安能知聖賢之所存乎。爲兄弟而不知。以其心不心也。而又何怪乎。此亦聖賢之不幸者也。公將不利于孺子。此所謂流言也。嗚呼。彼何待周公之薄哉。曰。此以凡俗見周公。不以周公見周公也。指成王爲孺子。則天子幼弱可知矣。夫殺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乃先王之心也。使周公懷一毫私意。以害兄弟。其何以對先王乎。所以告太公、召公。我儻以私意。不致辟于三叔。我將何以告我先王乎。以此知周公之心。乃先王之心。先王之心。乃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乃天心也。居東二年。乃始能殺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亦可謂持久矣。東征時。雖告成王。成王不能不惑于流言。而以周公爲可疑。既有疑心。則成王安敢不從周公之請。乃若其心。蓋以三叔爲忠臣。而以周公爲簒賊也。周公既誅三叔。則成王疑愈深。周公所以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成王皆莫之悟

也。其心方欲責問周公。征誅之罪。特以兵在周公之手。未敢顯然形于語言耳。呂氏曰。武王既喪亡後。事非是一時。但史臣欲把周公始終合爲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于國。非是周公待他不至。自是他資質卑下。以小人之心量聖人。且四凶在堯朝。至舜時乃露其惡態。四凶元不是好人。至舜之時。罪不可掩耳。管蔡之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如此。其資質卑下。遇時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處。此見舜之待象、與周公之待管、蔡。其時雖異。而其心則一。何者。象之欲害舜。不過是舜之一身。當周公時。成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故宜誅之。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無垢曰。夫雷風之異。何自而來哉。自成王心中來也。心疑忠聖。凝結成象。故爲雷、爲電、爲風。以變常也。如周公忠聖。成王信之任之。政事一聽之。此常也。成王有常心。則爲天清。爲地寧。爲和氣。爲太平。安得有雷風之異。成王信小人之言。疑周公欲爲篡賊。此心之變常者也。成王變常。則爲雷爲電爲風。以見災異矣。夫禾民糈以爲命。大木根蟠本固。未易搖動也。今禾偃木拔。尚使人驚駭。況如周公天下恃以爲命。其忠聖豈可一日而搖動哉。王見天變。怛焉恐懼。故皮弁素服。以見純實之意。且啓金縢。求占驗

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册。嗚呼。成王本無心求此書。周公本無心留此書。爲後日計。然而讒謗由此而明。盛德由此而著。然後知天人之理。全在無心處耳。使成王有心求此書。則無風雷之變。使周公有心留此書。則是姦人僞士。爲身謀巧計。豈足以致風雷之變哉。故君子當盡其所以爲臣子之道。天人之理。昭昭然不可誣也。太公、召公未見此書。自知周公忠誠矣。然當成王疑貳之際。欲開釋辨明乎。則恐成王疑其爲黨也。欲置而不問乎。又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困心衡慮。欲因事乘機發明久矣。特未有其會耳。今忽見此書。其事濟矣。猶恐成王未悟也。乃倡率成王。使問諸史與百執事。先言二公。後言王。只此史官明著二公倡率之意也。諸史謂當時告三王時。作册文者。百執事。謂當時告三王時。奔走給事者。當周公代死時。本無一毫顧慮。爲後日心。特欲武王安。爲天下計耳。其事祕密。當時爲史者。百執事者。亦皆一時忠信確實之人。不如是。周公不使與此事也。既而周公戒之。此事當祕密。不可宣露於人。則此史官與百執事者。奉此勿敢言之說。周旋於此。罔敢失墮。故雖見周公被讒。終不敢宣露。以明周公之忠誠。蓋其意以謂周公死生。乃臣子常事。而宣洩所戒。乃爲不可倚信之人。不可倚信。亦何以爲人哉。故寧視周公之死。而不忍宣洩其言也。噫者。不平有恨之聲也。其不平有恨。謂公謂周公命我勿敢言。而我言之。是負周公也。周公既誅管蔡。未敢遽歸。以待成王之悔悟也。既而風雷之變在上。禾木之災在下。金縢之書顯其忠。諸史百執事證其說。成王乃知聽流言之過。而求自新之路矣。自新當有其實。衮衣繡裳。以逆周公。且曰。我國家待賢之禮宜如此。非過也。夫成王向以流言而暗。今以風

雷而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天下仰之。成王亦未可輕也。以衮繡迎周公。以玉幣謝天譴。郊所以謝譴也。誰謂天道遠哉。向也雷電以風。今也雨而反風。向也禾盡偃。今也禾盡起。大風反風。盡偃盡起。特在成王疑與不疑之間耳。疑則變異如此。不疑則爲瑞如此。然後知天止吾心而已矣。無求諸高高蒼蒼之間也。是以人主當先治其心。

伊川曰。成王者。是中才之主也。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者。何也。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耳。或謂祝史何爲藏之曰。或焚或埋。後世之制也。蓋上古未有焚埋之制。欲重其事。故藏之金縢以久其傳耳。曰然則武王有疾弗豫。而周公乃册祝請代武王。可謂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欲代其親。何暇知命。

臨川曰。然則大雷電以風與。乃反風而史書之何也。曰周公之所以得迎者。以雷電風之變也。其既迎之也。則變復而歲大熟。人莫不以迎周公爲是。而當天意也。則史可以勿書乎。孔子以鬼神爲難明。而記曰。疑事無質。吾以天之變爲周公也。則是質之也。以天之變爲成王也。則是亦質之也。故善爲史者。是可書也。而不可以質之也。

張氏曰。夫天人之理。其致一也。故民之所欲。則天之所欲。是天之聰明。因民而已。且周公之居東也。西人欲其歸。則曰。公歸不復。于汝信宿。東人惜其去。則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夫周公之得人者如此。則其得天者可知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無垢曰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蓋謂管蔡輔武庚以監此殷民也不謂管蔡因武王崩乃與武庚同叛而又挾以徐奄兵革四起周公之心以謂害在武庚耳使殺武庚絕其本根則管蔡徐奄不攻自破矣此周公相成王所以當此機會專以黜殷爲心也孔子識此心故聖筆獨標之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不及管蔡也

呂氏曰武王既以滅商不忍商無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衞又恐其叛故使管蔡霍叔監其國故謂之三監及武王崩周公攝政爲三叔者卻挾連武庚及淮夷以叛然此序不言武庚叛乃言三監叛者蓋此叛生于三監之謀欲害周公孔子聖人灼見其情故筆之於序獨言三監及淮夷叛其一字之貶有春秋誅賞之法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蓋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商之怨煽搖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方行天誅大誥所以作也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無垢曰、猷謀也。謀黜殷之事。大誥多邦。及三卿御事之臣。將徵其兵以行也。蓋御事者。諸侯謀議之臣。故誥諸侯。必及御事。三王之盡人情蓋如此。周史潤色成王之意。爲此罪己之言曰。天弗憫予周民。降屠割于我家。不少延武王之命。使我痛苦無極也。武王既死。大惟我幼童人。乃今繼此無疆大歷服也。歷、天命也。服、人事也。夫我幼沖。尚弗能深造知人之哲。收賢才。開道民于吉康之地。況能感格深知天命之所在乎。以言民事易見。尚弗知所以安民之術。況天命難測。其能深識幽明之理乎。張氏曰爾雅曰猷道也。止而有守。作而有就。一作一止。無非道也。周公之誥多邦。與夫御事非妄作也。本夫道而已。

呂氏曰。當時叛周。不過淮夷三監。今大誥多方者何故。蓋當天下初定。人情未安。其時乍革商爲周。天下亦未能曉然天命所在。加之三監煽動爲變。恐其爲亂不止於三監淮夷。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及諸侯御事之臣。先開他志意。諭以天命從違。意使其心下釋然曉悟。則不至變生肘腋。然後周公方出東征。此周公討亂規模。後世人君討亂。本只是要討一處。後來絲牽繩聯。他處皆亂者。只緣不能明告其衆耳。且如唐有藩鎮之禍。德宗初討田悅。後來王武俊。李希烈之徒。相繼而叛。只緣德宗不是天討。不能告諭萬方。故伐叛未幾。而叛者相繼。惟周公誠意。已孚于告諭之時。天下信周公者有素。此乃鎮定四方之本。後雖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先有以鎮定之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無垢曰．既自念弗能造哲以迪民康．又不能知天命．其心茫然不知爲計．故歎曰．已乎．我小子耳．今嗣無疆大歷服．如涉淵水．欲罷不能．欲進不可．姑勉力前往．求所以濟難之道耳．涉淵無舟楫不可濟．此艱難．非人其可乎．

呂氏曰．大率人君固當抑畏．亦當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若不能抑畏．以天下不足平．則失之輕忽．必不足以立事．若徒然畏縮．不求所濟之道．只是一箇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說若涉淵水一句．便往須求攸濟道理．亦是知天命也．

敬賚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無垢曰．武王之所以取此天下．皆邦君御事之力也．邦君御事之功亦大矣．我將于人事敷大之賚飾之．則于邦君御事之功．其可忘之哉．今將謀誅三監．所以不敢忘邦君御事之功．而大誥諸侯．共圖此功也．天無心也．福善禍淫．殖有禮．覆昏暴．皆人自取耳．故淫者必禍．昏暴者必覆．天之降威．常在人爲之後．天子代天以行威者也．今三監之惡．理應誅戮．天威明明如此．我何敢以私意閉絕此威．容惡縱姦．以取怒於天哉．所以必當征之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神物則大寶龜也．寶龜能傳天命之吉凶．故武王以此龜遺子孫．使知天之明而繼之．命之所在而即之．

東坡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爲武王．舊說以謂文王非也．曰前寧人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

張氏曰人之不勝天久矣又況君之於天猶臣之於君臣之拒君命爲逆則成王之於天威非所敢拒也于是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卜知天意夫大龜神物也足以前知故能紹天之明而吉凶可預見夫然後知天意之所趨向而順之知天意之所背而違之此所以能卽天之命也

王氏曰文武皆能安寧天下故謂之寧王是寧王者兼文武而言若寧人則又兼文武之臣而言也言寧考則謂武王耳

呂氏曰古者大而天下小而一國皆有寶龜以鎭守國家若有大疑則卜之所以繼天之明命卽此可知天命之所在也夫聖人將舉大事必有定見何故只信龜卜非是聖人亦自見得不定也蓋聖人至誠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于龜而龜者又至誠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敍

無垢曰小國殷蕞爾武庚其地其人如此爾乃不量力不度德大敢求續前人之敍以再王天下眞取死之道也兵家以氣爲主故其言不嫌于鄙薄

呂氏曰武王崩便是有大禍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憂懼惶惑於此時三監蠢動作亂武庚恃其國小小富厚便欲復商家之正統乃紀其敍之謂也成王言此者說武王旣滅商商之社稷已墮矣宗廟已絕矣于已墮已絕之中乃扶持而立之是武王有大功于商今武庚不知我武王扶持他于已墮已絕

之中。乃大敢紀其敍。敢之云者。言其無所忌憚。妄爲僭亂。欲復商之舊業。而再爲天子。夫紂爲大惡。武王不得已而伐之。及其伐紂之後。武王又不忍其無後。卽武庚而封之。在武王者。亦可謂恩德周緻矣。今武庚輒敢紀其敍。言其不知恩德如此。武庚如此用心。天所不覆。地所不載。成王此言。所以說病源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無垢曰。武庚之叛。必乘間而起。今所以起者。以三叔流言于朝。骨肉之間。自爲疑間。民心震動。是周家有疵也。故因此而叛焉。不言三叔流言。而曰天降威者。起無根之言。亂朝廷之治。此天所以誅罰而降威也。以言叔之罪。天所不赦也。其辭如何。曰。予當復有天下。爲中興之君。反以周邦骨肉危疑。爲可鄙也。今四國起兵。天下驚駭而蠢動。起兵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焉。知武庚無道。必敗。惠然來翼。我周家以撫慰寧王之武事。而圖伐叛之功也。周公謂我方舉兵以伐叛。而有十夫來翼。是周家之美事也。人事旣爾。卜之鬼神。卜又幷吉。幷吉。謂三龜並以爲吉也。三龜。卽三兆之法也。天言人事如此。其伐四國。成功必矣。蓋武王方死。人心搖撼。而又仍之以流言之變。武庚之變。非周公安定其心。據人事天意。以爲必勝之策。則事未可知也。古人遭變。其安定乃如此。則夫輕慠易喜。數驚見搖者。安足以議天下事乎。

東坡曰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黃氏曰天下之變莫大新造之後易世危疑之際彼其抵巇竊發固未足以敗吾天下而其所憂大者特在于天下觀望以爲去就夫天下各懷去就之心則其變不止一國亂不止一人也自武庚之叛周書大半爲商人作而大誥專爲周人遠之庶邦近之大臣若皆去周卽商而其不叛者特十夫爾嗚呼是豈天下皆叛而十夫獨忠也哉方危疑之際人懷去就周公蓋逆探天下之微而奪其欲去之心天下之心奪而商人之黨孤矣

張氏曰夫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蓋天之視聽從民民之去就視賢民獻十夫予翼則天與之民翼之可知矣

呂氏曰大率聖人觀天命只就賢愚上看不就衆寡上看反鄙我周邦人若甚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就衆寡論時商民實衆十夫實少若就賢愚論時商民雖多皆蚩蚩無知之衆若知天命之賢人來雖十人已便見得天命人心並歸周家了所謂反鄙周邦都不足道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無垢曰蓋古人無愧于幽冥幽冥信于我故我亦信于幽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我凡一

卜筮若與鬼神合堂同席相與議論者卜而得吉是議論以爲可也鬼神以爲可則何往而不可卜而得凶是議論以爲不可也鬼神以爲不可則何往而可此古人所以必信于卜也後人平居負于幽明者多矣非特不我信而我亦不敢必信于幽明其顚倒思慮傾邪心術誠安在哉古人責人常輕責己常重四國之叛必我有以致之豈可恃兵誇武以罪誅人而不思責己之道徒快意于一戰乎此心一肆小人得志君子無立足之地矣秦皇漢武率此道也觀周公之意頗以吉卜十夫爲恃似有輕敵之心故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無不答周公曰四國之難甚大豈可輕哉當先責己可也宮室皆深邃之地以言四國皆叛民之不靜乃吾屋漏闇室中失德過行之所形見也誠諸中形諸外豈可欺哉考求也翼敬也邦君及庶士以民不靜在王宮邦君室耳則四國之叛豈可責之他人周公當輔成王以求敬之道于愼獨之間以率邦君亦求敬于愼獨之間以率天下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則干羽舞而有苗格考翼盡而四國歸豈可略不思責己之道而遽以征伐爲事哉且夫武王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今肉未及寒乃遽以干戈爲事何邪王曷不違卜以盡求敬之道乎

呂氏曰周公言天人之心莫依卜兆又卜如此了方敢告諸侯及尹氏庶士御事說我已得吉卜則爾衆當奉我一人伐逋亡播蕩之臣此是周公敍初征與諸侯商量時節蓋根本之禍乃在天子之宮諸侯之室須自省德澤之未深教化之未至刑政之未孚初不在武庚一人之身是當時諸侯只教成王自反自反其敬未可出征伐雖龜卜如此分明然且當自反何不違卜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無垢曰周公以謂成王聞邦君御事艱大之言不靜之說亦長思其艱而歎曰嗚呼信乎舉兵行師搖動天下使鰥夫寡婦有思子之心其哀矣哉是則周公虛心下意聽邦君御事之言而不敢以其說爲不當矣然權其輕重緩急動衆乃一時之小害而定亂乃天下之大利我爲天子爲天所驅役東西南北當聽命于天天今遺我以四國之大事役我以四國之艱難我以眇然一身當此驅役其敢以汝衆責己之言委四國不問其罪乃歛然退而求敬而任其自猖獗以遺天命哉其理不得不聽十夫及寶龜之言以往征也

張氏曰夫勞民以征伐則于民不能無撓而鰥寡尤在所可哀蓋以鰥寡之民爲無告故也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言鰥寡雖可哀然予造天役則其興師動衆豈己之所欲爲哉造爲也不卬自恤者成王自言我幼沖之人非自恤也其所恤者在予寧考所圖之功所以見其征伐之意上則成天之命下則成予寧考圖功非出一己之私故也

呂氏曰蓋人君代天而有天下無非供天之役今日之事我當身造天役又況到大艱難之事委在我一人之身蓋言武王旣喪而天役則在我天下至大之責亦在我一人之身況王者以萬民爲子豈坐視而不救之是廢天役自我也則我今日豈敢爲身計言不敢自恤也

義爾邦伯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遜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無垢曰邦君御事識此公義見我當此大艱時則當安慰我曰無過憂勞此大艱之事當勉力往征不可不成武王所圖定天下之功也恤勞也如此則于義爲得矣今乃使我求敬違卜以義觀之則爲失當矣周公當衆情疑貳之際乃獨以義觀之聖人之見其造化乃如此大矣哉帝命高遠何從而知所以傳帝意者寶龜也卜龜而吉是上帝欲征之也不從卜之言是違上帝命也上帝其可違乎

張氏曰恤慎也無恤于恤言無慎于征伐之憂也征伐雖曰危事在所可恤然將欲成寧考所圖之功其涉危難故不足恤矣夫靜一天下者寧考所圖之功也爲之子孫者當繼嗣而成之今三監及淮夷叛苟不能征之則寧考圖功或至於幾成而敗矣卜征而吉則征之者出于上帝之命也然而天命其可以廢棄之哉昔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亦以天命之不可替故也

呂氏曰天人並應卜又吉邦君之衆又都回心則上帝命我分明我眇然一小子既荷上帝之命如此豈敢替上帝之命言必往伐矣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無垢曰武王所爲上當天意故天美之何以見美之之實哉自小邦諸侯一旦振起之使有天下是也武王何以當天意邪曰惟卜是從耳以其取天意于卜而不敢以私意加焉故常識天意而安受此有天下之命也周家家法常求天意于卜今我安敢以邦君之言遽疑卜筮以拂上帝而悖先王乎此所

以不可不征也。天示吉卜。令誅四國。又遣十夫。令誅四國。誰謂天窈冥難測哉。其威命明明如此。可不敬乎。夫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之變。則無以啓宣帝唐無宮闈之變。則無以啓明皇。由此觀之。則四國之亂。乃天所以弼我周家積累之業也。

張氏曰。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古之聖人。建大功。成大事。未嘗不用卜也。夫寧王之所有天下。莫如天命。以其惟卜是用。今我之征伐。亦惟用卜。則我之所爲。有以合于寧王。若然。則三監淮夷之征。其可已乎。天道無私。其章有德甚明。其罰有罪可畏。三監及淮夷之有罪。在所宜誅。則我周家世世修德。爲天所弼。可知矣。積而大謂之丕丕者。言其積之大也。周之基業。肇于太王。而成于文王。此所以謂之丕丕基。

陳氏曰。在昔上天。休我文王。自小邦而有天下。未嘗敢違卜。以至于安受天命。今天助我民。況我敢不用卜哉。天之命昭然可畏。我既不敢違卜。汝亦宜順天而輔我。大此大基也。

呂氏曰。天顯道可畏。所以艱難禍變。乃是天栽培弼助我丕丕無窮之基業。正如孟子所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所以弼之也。大抵爲國者多成于憂患。亡于治安。人君須知此。乃是天欲輔成君德。不可自沮。